辛卯
壬辰
册
日記
十

辛卯十二月丁酉朔

初二日朝有吏判除命 牌出不進 昨日 筵中以吏判急
合人多有云云 上曰尹東暹於豆銓時有何事乎 韓右相
曰無他事矣 今日吏議浩不純用以入吏部堂々箚以循々惡
經也 尹東暹爲一家宰 納々出箚中以之以行于解爲牌招同系延
前日禍之之際 除授判書 牌招同系傳教 牌出不進 夕入診
上曰李溵李瀰必欲除之於銓書爲之乃李瀰金相翊亦吏隸之
故也 今則漸至於朱議如奈何 領教者携調金右相曰嘗於吏
判之人無一人不逢辱耶 右相曰然矣 上曰今者尹東暹且誰爲
之極爲寒心也

初三日再次牌不進 朝以大提學圈點 牌出不進 夕以大提學

陛下開政事又辟出不進參議亦違辟時參判李徽之以禮參
陪肇慶廟 位版往全州未還夕次對入侍 旨政事何以爲之吏判
入來乎承旨曰從違辟矣 上曰不欲行公乎右相曰新擢之初遽有此
命其一欲辭免無怪矣 上笑而無 下荅 命書參議並推牌招傳
敎
初六日行 祔廟改題之禮寫字官洪知事聖源書
初七日陳疏夜 批下
伏以臣薄才常品遭遇 盛際寘升濫躋猥歷華顯 恩深報
蔑露蹐踈淵谷向叨專對實無寸勞之可紀而入座晋擢有若酬報
因功之愧不稱之懼政甬交切于中迺於千萬夢想之外忽伏承
天官 除命臣誠驚惶隕越不覺五内之失守也嗚呼 殿下以臣

爲何如人而以冢宰爲何等職也長六官而任政柄於進退一世之人材
仰裨清明之 睿治者其不可人人而畀遺之明矣雖才以世降實不
古若而其選固自如也歷數朝中自有其人則其可以百無能之臣任
之以萬不似之職乎噫世道人情日覺難平絲恩髮怨皆由於政注
傾軋敗轍相尋於前後雖望舊而脊硬者無人得免如臣孤蹤浮沉
冗散本若江湖之鳧鴈而一涉名塗便有許多崎嶇向來横加之言即
其已然之驗先幾斂避常恐風波之激射況可褰裳濡足而涉其流哉度才
而任治之要也量己而受臣之義也夫以其官之不輕而重凜然如彼而臣之魯
莽不可堪如此則僬僥千勻不足以爲喻況遷秩未幾遽蒙 特簡逾越常
格叨濫無漸公議嚴於斧鉞廉義等於鐵限臣之去就於是乎決矣區區此心
天日臨之一毫假飾寧有是哉若不早蒙 處分必至重陷罪戾一時虛縻

宗所惶懼伏惟　聖上至明至仁官必當才不枉人志匹夫咫尺之守有足
哀憐不待臣辭之畢必有以垂體諒之　恩念全安之道豈忍强其不能使
終抵於慢　命負　德之誅哉縮伏多日迄無駁正之論荐犯違傲罙增悚蹙
玆不得不瀝盡肝血冒干　崇嚴伏乞　聖慈俯察臣自劃必辭之情亟遞
臣新授匪據之職以重銓寄以安賤分不勝至幸
荅曰省疏具悉雅尚之操公平之心予旣熟知今者此任豈可浪授卿勿過辭
從速行公
初八日有不敘之　命申後有政牌不進參議洪樂純亦不進政院請判書再牌
傳曰啓辭何如是晩也此後請牌啓辭更勿爲之判書參議違牌　傳旨
以休紙還下參議只推一體牌招再牌出隨往直房而不得納牌坐而待
命參議承入時日已昏　傳曰牌去来每如是日暮耶此後牌去来勿　禀

傳曰判書催促斯速開政此際司謁未及復 命他司謁踵至連絡不絶而承
傳色又下 下教曰其君如是夜深待之而生心若此予謝恩開政催促又 傳曰
雖冢宰其君如是待之斯速入来開政又 傳曰如是則當坐治殿膀一吏判矣是
時自 上出立于集慶堂退廳而連爲 下教云伏見坐治殿膀吏判之 教不
敢坐在室中免冠出坐于庭中又 傳曰吏判陞資後予以謂得冢宰特授豈
中批私也爲國公也旣承批爲敢若此其守開陽門國何國君何君靜攝中
開門以待另加申飭其即 謝恩又 下教曰入来與否知入又 下教曰其君靜
攝中寒廳如是待之而終不入来承旨不爲詳傳而然矣爲先從重推考此
時開陽門則仍留而自初昏政院使令呼吏曹書吏之聲震動闕中夜深
後 命政院使令見吏判在於何處院隷絡繹来覘以坐於直房庭中告
之院隷輩出来未及入厺又 命掖隷往覘吏判着何物席何物而坐掖

隷又絡續或客窺或入見私心極爲惶蹙而亦無奈何少頃以承傳色口傳
下教曰冢宰辭免而伏於門外可也吏曹厭避而伏於吏曹直房此吏曹直房
乎禮曹直房乎萬〻可駭所當嚴處而今番專對後功過當相準特施刊
版之典又 下教曰即爲開政只出鑿任勿請承傳色見 下教後啟來復已三
更矣刋版傳旨入啓四更 下教曰事体雖寒心其心可尚以不叙傳旨捧入
○初九日藥房入侍 上笑而 下教曰昨日吏判晉〻 命其曺豈是不
以其職自處之意乎然〻其志可尚初律過矣更下不叙之 命矣此後豈
長爲撕捱乎領相曰固執太過而日後何可不行公乎右相曰以其初除
之故處之如此渠豈欲違慢而然乎今番如是 處分宗出𩩲下之
盛意臣以爲上下俱得其道矣仍以銓曹之勿論長亞堂無一免辱多
有 下教而出代事無 下教耳○初十日掌令郭鎮純疏論完伯謂

以私諱改邑名也謂井邑上考黜下當爲中考而差送封庫官也謂
肇慶廟後事道內分定以錢防納也藥房入侍 命持入郭鎭純疏讀
奏 上逐段 下問於都提金右相以 下批前不可徑達辭謝 上曰
不必言是非事實何可不達乎右相以邑名私諱事及井邑封庫事據
實白之防納事朝聞領相之言此是本道除民弊之旧規云矣 上以邑名之
不當諱避多有 下教右相以偏名之不可不避縷縷白之 上曰此時完伯如
此豈不難處乎臺諫以不可授此後爲說必不當之矣右相曰工匠輩豈曰此
停役而主管之道臣如此重役誠可悶矣 上曰旣知其不當則此時何可
羈縻乎 命書新伯除授 傳教仍教曰此人豈止爲方伯而已乎與其
兄規模不同矣右相曰規模有不同者矣 上曰其兄於他國經死病歸爲
冢宰予意有在矣今番直房待 命予以爲笑而歲寒然後知松栢今番

事難則難矣右相曰今番公䏶外議亦以堅確稱之矣　上曰即今家

宰之任雖使予當之安得不避乎然前冢宰豈長爲固執乎右相曰新

擢之初爲此任安得不然而日後豈可長爲無義之撕捱乎　上以即今難

其人多有　下教

十三日有特叙之　命藥房入侍　傳曰噫今番　陳奏其功大矣而以一家

宰着此而飭已行旣尚其志前判書尹　特爲叙用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其

令〻節　起居叅班

十七日叅冬至問　安

十八日賓對讀奏　肇慶廟廿三四訖役状聞　上曰速成矣領相曰果速成

矣外墻預築故無窘急之患內墻當寒築成明春不無崩頹之慮隨毀隨

補何妨之有哉　上曰然〻矣前伯可惜極精明矣姑未叙用耶領相曰然〻矣

命書叙用 傳教 上曰尹東暹純實安詳爲人極佳矣領相曰然矣其兄
弟皆安詳雅潔矣 上曰然矣尹東暹今番起居來乎領曰來矣以軍職
來乎右相曰已經冢宰而方無宗職也○是日吏判朴相德以前日被論之
故堅引不出有牌去來勿爲呼望之 教連下促教有曰學於前吏判乎
又曰與尹 異焉朴相德終不入 命補忠州牧使
十九日政復除知敦寧擬吏判望申晦李昌壽趙雲逵沈鏞韓光會徐命
膺鄭弘淳趙明鼎洪樂性洪[illegible]漢趙曮李最中尹 金時默李昌
壽受 点
二十一日有兵判除 命朝完宮内紀將入京卒兒輩蚤出糞牲前路纔近
祠宇而知敦寧過三日牌出來自路次隨詣謝 恩而退是日 上將御建
明門朝參 傳曰於今申飭冢宰爲先大臣入 侍時既下問今吏判李

昌壽其勢似然許遞今日何循常例兵判趙曮吏判除授知敦寧尹

為兵判銓曹多有兼行事三堂一體牌招開政兵判牌招傳授 命

召時余在成之所 召牌來欲不進書議于金右相(尚喆)為納 牌詣 闕外

曹吏踵到中路傳兵判先記過催促謝恩之 命右相答言久 御帳殿促

教連下决不可不膺金領相(致仁)韓左相(翼謩)亦同坐送言不可不汲汲入来不得已

承入親呈肅单謝 恩于帳殿之前時朝衮未罷仍承 命親受 命召於

榻前 上笑而教曰年爲六十乎領相對曰六十二矣 上驚曰然乎領相

曰年逾六十而容顏之不老異常矣 受符訖退具戎服升殿 侍衛右

相附耳曰俄進湯劑時 教曰一月之内盡爲兩銓矣云云少頃 還内侍衛

訖 肅拜于 内殿東宮而退

二十二日朝陳辭疏奮完伯入来

伏以臣頃叨銓職敢抗 明命辜 恩蔑分誅殛猶甘而罪罰從輕 敘復如舊
屢垂 恩言俾全微諒此天地曲遂之仁也 德意隆摯欲報罔極寸心感激但
有涕淚不意司馬新 除遽下此際臣又一倍驚惶心靦俱懔直欲逃遁而無
路 寒殿久御 促教連下 辭旨轉益嚴截臣於是怵畏分義他不暇
顧不得不章皇入肅祗受 命召而忝就之即當廣義之放倒無復餘地
退自點檢面有騂汗不知清朝公議之地將謂斯何夫夏官之長亦任政
柄而論其用舍甄別之責雖與選部不同然旣主戎垣之鈐轄且管軍國
之經費事務之緊緩急之需宗爲六官之最苟非雋才宿望莫宜輕畀臣
於列卿之中特魯莽一新進而昨東今西周流銓地有若左右俱宜非此
莫可者然臣心之循省愧恧固不暇言其越常格而駭物情豈不有傷於
則哲之明乎臣本寒踈不閑機務一切要劇之地才旣不逮性非所堪而匪分

繞濫遽此躋躐招負乘之譏涉睢盱之場人非鬼責理所必至此臣所以
怵惕憂恐殆不知寵禄之爲榮 恩數之可感惟有卸此擔負還臣本
色俾得優遊冗散以圖塵刹之報是臣之至願厚幸而不能無望於終始
仁覆之下者也耿耿此心炳然如丹誠不敢以一時冒肅爲寅緣盤礴之計終
宵繞壁待朝封章敢瀝肝膈之懇仰干 崇嚴之聽伏乞 聖明俯賜
矜諒將臣新授職名亟行刋遞仍勘臣前後逋慢之罪以肅紀綱焉
答曰省疏具悉初批既諭卿之陞資後意已注矣於冢宰其雖曲循卿意於
此任卿何過辭欲給其章而此亦爲卿卿其勿辭行公
二十三日次對差備堂疏 批下次對入侍金領相奏兵曹判書尹東暹禮曹參
判李徽之兵曹參判尹得養差備局提調何如 上曰依爲之 命承旨讀
奏兵判疏 教曰一月之內俱爲兩銓一欲陳疏無怪矣仍 賜批 傳曰本兵之

長豈可一刻曠焉兵判 批下牌招察任 牌出不進是日家弟以工曹叅議陳
疏承 批
二十四日宗簿寺改修 璿源譜略今朝當進 上上將出崇政殿庭祗 迎親
受政院 啓曰兵曹判書尹 昨日違 召今日 祗迎又不入来事體極爲
未安卽爲牌招何如 傳曰允 牌出承入時家弟由工議移承旨以禮房
入侍〻衛 祗迎訖 御東月臺時原任入 侍余在 侍衛忽眩作氣暈退
卧藝苑長房半晌摩擦僅得鎭定而歸
二十六日入叅 香祗迎 侍衛全州 肇慶廟功訖將以今日辰時 奉安
而 肇慶廟朔望香今日又當下送 上 祗迎于崇政庭傳香後仍南
向俯伏于崇政東月臺以過 奉安時刻自辰盡巳午初 還内午後受諸將
校叅謁

二十七日 肇慶廟 奉安告由祭状聞來到有前道臣尹東昇加資之 命為禁軍禄試射早出慕華館開坐龍虎将李柱國亦祭先試内禁衛三百人纔射柳葉箭二巡忽有 親臨慕華館之 命而 教曰欲觀禁軍馳馬大中軍領卒別将擧行而七番禁軍如有一人未到當用軍律即撤試射入闕中午時陪 駕到慕華館即具甲胄入行軍禮仍行中軍事 命拿入別将李柱國以語言失對決棍五度而汰去 命即地口傳差代。(即退出階下为口傳政) 命拿入内禁将二人各決棍十度汰去 命並與在外内禁将二人改差即為口傳差代。(又为口傳江西出行) 俄而新別将李殷春来到聽發放訖諸禁軍馳馬以馬鈍拔箭者二十七人 命只申飭勿罪禮畢改具戎服入 侍 上笑而 教之曰卿能善為之矣申末還宮陪 駕而退先時 命送禁軍于全州見 奉安後疾馳来告禁軍中路病作而繳營校逆往奪状 啓而来故 上以禁軍疲屆有今日之事朝以

鑾營將校持來 肇慶廟 奉安狀 啓有善地邊將卽爲口傳備擬之
命還宮時 啓于 榻前曰本曹參判尹得養參議沈履之俱有宗蛘
入直及 侍衛極爲苟艱合有變通之道敢達 上曰並許遞前都承
旨魚錫定兵曹參判除 授參議代令該曹口傳擧行
馬島萬戶 ○馬興麟 安漢平 金漢斗
禁軍別將 ○李殷春 李漢膺 李邦綏
羽林將 ○李邦鵬 黃仁煥 宋載岳
兼司僕將 田光說 ○洪允中 趙鎭禎
李光宅 ○鄭纘曾 金漢燁
內禁將 ○柳爍 邊鎭一 姜百鉉
二十九日次對懸病不參 傳曰氣雖益衰紀綱不可不飭問備堂來

李徽之無義故欲飭入 侍後乃覺兵判亦然今當暮年豈可文具
亦間亦有尹得養云一體從重推考卽爲 牌招入侍 牌出不進
三十日有香 祗迎後 親臨賜柑之 命早入 闕中出辭備堂疏槩
試官大提學徐命膺不入 傳曰徐命膺代兵判爲之 侍衛 祗迎
後退出崇政門外待諸生入來同諸試官入庭試官判府事李昌
誼前提學鄭存謙兵曹參議任希教前承旨徐有鄰玉堂李昌
任李坤試所承旨左承旨洪良漢率儒生肅拜後入侍東月臺
御題擬唐壽州刺史薦進安豐縣人董生邵南表揭題訖 還內
教曰捧五六軸後先爲持入退與鄭參判任參議坐翰苑長房捧
五軸詣 閣日暮時入 侍集慶堂讀奏一軸後 命分考〻十餘軸
後 命小退〻坐弓房夕飯二更後復入 侍四更拆榜 沈翔雲三中李

羽晋李秉模爲三下居首直赴四更三點退歸

十二月丁卯朔

初四日 祗迎 崇陵忌辰香于延和門早入 侍衛而退

初六日有開政之 命暮赴政廳吏批則判書趙曮進擬入望筒二更落點下是日政除繕工提擧軍器提擧亦例除

都摠管 〇西清君熀 前雲峰君杺 安原君焴

副摠管 〇具廣 嚴璹 柳脩

同知 〇閔百興 權道 金華鎭

僉知 〇李著建 朴師海 李普觀

羽林衛將 〇李軾 朴敦行 具峽

五衛將 〇具世温 鄭宇壁 金良弼

〇李弘達　金光泰　李宜柱
忠壯衛將　〇權翊　柳春馩　洪夏九

初十日與趙戶判雲逵行繕工監殿最於本監副正徐日修主簿具允斌監役蔡百休成德漢金熿奉事尹光星權禑副奉事趙載田假監役尹得徽宋熤九李彥光進〇六日政有做錯事連值齊日未能陳疏今朝呈疏夜　批下

伏以臣於昨日之政深夜倉卒不能照檢同樞之望閔百興以未及敘用之人誤入首擬至蒙　天點盖歲抄纔下群罰咸宥故認以無碍信口排擬而其給牒未敘之案初未覺察而然宰臣雖已蒙　特敘顧臣之昏謬做錯之失終無以自解茲敢露章首實仰請　威譴伏乞亟行勘罰以彰其罪焉

荅曰省疏具悉閔百興今日惟其人覽卿章亦非偶然仍任其職一
時做錯其何傷乎卿其勿辭行公
十一日早朝往南别營行將兒薦坐起訓鍊都正李柱國副摠管西清
君煋同叅幕罷
十二日早朝往龍虎営行兩廳别取才兼行身言書判幕罷别付料兵
房李昌明死以李應爀代之
十三日朝往龍虎營行殿最禁軍别将李殷春别付料兵房李應爀內
禁将　　進叅飯後往本曹行殿最叅判魚錫定叅知呂
善德同叅正郎　　佐郎　　進諸屬司及
諸軍啣並進夜有　肇慶廟領役將校本道遵將善地差送之　命口
傳政

群山僉使　△慎誠孝　金壽海　金晟

十四日早朝聞有　孝章廟擧動之　命卽入闕中　大駕已發崇政門卽祗迎于延和門前　侍衛往彰義宮食頃還宮

十五日殿最開坼時以侍從軍啣李衍祥金煊之不叅居中有騎判卽往外司改修以入之　命向夕赴衛與呂叅知坐待二人之來修啓暮還

十六日上祗迎臘享香早入　侍衛

十八日　侍衛建明門殿坐時御將張志恒與都提調韓左相有相爭之事今日次對左相白其事　上命志恒記過待令　御建明門　命大旗幟金鼓入只除劊子手余入行軍禮手旗乍偃　命大中軍記過卽拿入志恒問其事充軍于永宗而退之　還內時　命大中軍記過安徐○口傳差御將張志恒捕將無任代

捕盜大將 厶尹泰淵 李殷春 李柱國

次對入侍金領相奏兵判之一不行公於備堂誠異矣非但旣差提調以兵判例兼言之不叅備坐極爲非矣推考何如 上笑曰置之不必乃爾兵判方啓待挨過都政矣

十九日早朝有於義宮 擧動 世孫隨 駕之 命卽地鞴鞍忙進大駕已到壽進宮前路仍 侍衛前進至於義宮奉審奉安閣少頃駕發 命歷臨日城主第薄暮 還宮初更退歸

二十二日入 侍集慶堂行 親臨都政吏曹叅判魚錫定叅議徐命善叅知徐有鄰 開政後差出追入 正郎韓光近姜彝正尹弼秉趙貞相同入吏曹判書趙曮叅判鄭存謙叅議金致讓 開政後除授追入 正郎任希雨李邦榮佐郎金致九 吏房承旨李徽之兵房承旨尹勉升注書閔愃

列鄭澤孚翰林李普天申禹相入 侍于集慶堂 傳曰親政料表

已諭東銓五考五上邊將純褎戊申軍功西北松都人調用依前申飭撿擬

噫武士之一登科後雖去風之望勝於其闕邉方武士裹糧而来許多之窠

其何皆忝僅食餘粮而尋鄉 其若曰覩然慱施濟衆雖銓官何爲雖

然撿擬之際必循其公斯過半矣今兩銓長予恃焉無負此意事申飭

政畢烽時下直 御製親政令冬豈予料堂中憶昔此懷深若闇今夜

傳法饌教坊雅樂尚蔵中 命入侍諸臣賡進賤臣賡曰生還昵侍

豈初料着處 恩波若海深飽德更何希賜饌消㑂咼報鏤心中二更

退歸初度呈辭入 啓 傳曰吏兵判呈辭給之

都摠管 ○ 密安君椽 原溪君撣 銀溪君楔

副摠管 ○ 副直洪重一 副直金勉行 副直呂善應

○副護閔趾烈　副護具秉勳　副護黃　宲

忠壯将　○公将柳春饋　忠将鄭宇壁　前營將李宜柱

忠翊将　○順将朴敦行　晋将具　坱　全中具觀徵

恵山僉使　○壮将李光宅　前五洪雨輔　前五任載大

昌洲僉使　○前五姜翼齊　前翊崔尚厚　僉知安　珽

清州營将　○定平趙　峼　博川田光濂　价川李尚直

洪州營将　○訓正鄭忠達　前府李　樸　前兵李儒成

公州營将　○前府李文爀　前府鄭汝益　前府李　堅

僉　知　○副直金朝潤　副直金　霆　副直閔　墪

訓鍊正　○前郡趙　嶸　祥原李潤禧　○中和李東曄

京畿中軍　○咸從徐有和　寧海張志濟　河東申光道

僉知 ○金確 柳囿春 鄭鋎

同知 ○李瀞 尹昌東 李仁普

五衛將 ○朴弼漢 ○洪啓九 趙德常

順天營將 ○嘉山李廷老 前五金彦之 樂安李翼遂

北虞候 ○翊將李弼胄 僉知鄭碩臣 前五金贊胄

忠壯將 ○江中金良弼 前監沈璧賢 ○前監李邦彦

訓鍊僉正 ○別害魚有南 訓判鄭忠良 摠都南宮贇

文兼 ○南允熙 李榮鳳 金台一

景福將 ○韓光敎 羅仁昌 崔世瑍

昌德將 ○洪致祚 崔大興 金興佐

昌慶將 ○徐永郁 孫順度 金德潤

○騎士尹 衡　廉夏柱　姜渭興
東里僉使　○別軍陳弼漢　李彛德　文載奎
新平僉使　○兵堂朴柱漢　具光翊　韓光敫
古羣山僉使　○駕前崔祥雲　趙漢商　趙載恭
牛峴僉使　○駕後朴萬岭　金 晟　高時元
龍媒僉使　○禁教李元龜　朴東喆　吳尚璦
兼司僕將　○忠將鄭宇壁　晋將具 埉　壯將權 翰
訓鍊副正　○武兼趙 峸　宣傳李潤慶　摠經南志博
僉正　○摠都尹範衡　○部將具八柱　摠都南宮贇
別害僉使　○訓僉吳 儁　訓僉金昊明　訓主申光業
廣梁僉使　○禁軍朴道文　朴景洙　吉文揆

恃寨僉使 ○訓哨申萬熙 金壽海 金尚澄

西北僉使 ○禁軍金時漢 張緯漢 李載興

魚游潤僉使 ○御教趙鴻喆 金陜 尹以華

仇寧萬戶 ○撥將金鳴鉉 朴泓老 金重大

天城萬戶 ○事知姜碩獜 金尚彥 金光潤

德津萬戶 ○去官張彥緒 金必澄 鄭壽昌

新門別將 ○禁軍金聲華 李世蕃 李潤海

首陽別將 ○罰付崔極樞 温大純 李得春

慶尚左兵虞候 ○訓副趙峸 訓僉金昊明 武兼朴載大

金烏別將 ○任時綸 尹大任 李東建

長木浦別將 ○金漢澤 高必和 金雲祥

蟾津別將 ○鄭有信 權准性 李命翰

訓鍊副正 ○宣傳李潤慶 捻經南志傅 捻經趙心恭

僉正 ○捻都金聖和 訓判申大億 武兼朴載大

中樞經歷 ○捻都金道熡 訓判金龜瑞 訓判尹致垕

昌德將 ○騎士千世起 康德絢 車輪福

忠州營將 ○樂安李翼遂 李光洙 李重錫

宣傳官 ○刑正白師閭 捻經呂善泰 捻都金致畯

都捻都事 ○訓主崔孝達 訓主李邦城 守門閔光洙

○李格 工佐元鰵鎮 ○訓主宋錫孫

內乘 ○元厚鎮 鄭克濟 吳載熙

訓鍊判官 加設○黃世中 朴泰均 卞世烋

主簿 加設○李漢誼 申光翼 鄭喆臣

○邉義邦 金益鎭 鄭允弘

慶尙左兵使 ○左水崔東岳 金光白 白東俊

左水使 ○前府李應㷅 尹景淵 尹燮復

內禁將 ○前府田光說 前府李斗煥 林鵬翰

訓鍊主簿 ○武兼申達夏 武兼申時翕 武兼黃璉

○出六李延喆 武兼金命赫 武兼柳光斗

楸坡萬戶 ○部將李栖漢 訓主沈光運 武兼洪健祚

副率 ○徐退修 ○趙廷鉉 尹達東

洗馬 ○鄭志儉 金寧 ○李秉模

宣傳官 ○出身尹範勳 ○鄭駿采 李吉運

武兼

○出身柳文搢　趙鎭禄　○金鍾禧

○出身張鉉佐　李昌和　○申大順

部將

○出身尹壽民　朴晋煥　○金必澤

出身金載鈺　○金聖涵　金元甲

○出身朴載憲　李鎭鼎　林壽松

○取才出身趙榮豊　金汝瑚　許　濂

守門將

○出身李光宅　辛錫範　洪繼明

出身李恒林　○崔粹曾　鄭期仁

○取才安國民　安興大　李東雄

○罰取洪青行　白後樂　秦百亨

○張瑞翰　金文澤　李彦默

○丁志諕　陳宗文　・金重煥

昌慶将　○李春燁　金鳳儀　宋載厚

都摠經歷　○　訓判許俊　訓判曹潤根　○摠都李元萬

訓鍊副正　摠經趙心泰　摠經尹文淵　○部将具八柱

都摠都事　○訓主李邦城　訓主沈光運　訓判尹致屋

訓鍊主簿　○出六李禹鉉　鄭鍊　李陽運

武兼　○出六黃泰彦　李柱華　柳鎮茂

○出六申大權　田文顥　洪尚德

○出六李栢然　沈後天　金章魯

○出六高雲瑞　吳正朝　柳載熙

部将　○出六朴弼謙　韓榮錫　宋漢淲

訓鍊僉正 宣傳鄭宇朋 ○宣傳金徽柱 樞都李基采

武兼 ○出六洪範源 李益馨 金道光

宣傳官 摠經呂善恭 摠都尹範衡 ○禁都金漢升

武兼 ○出六金衡一 安德鵬 金應遜

訓鍊主簿 ○出六趙漢經 李宗魯 金烒

部將 前縣田文顯 前判韓尚裕 ○前郡具彩五

乾川權管 李慶恭

小坡兒權管 尹愼厚

雲頭里權管 金重呂

廟洞權管 安漢平

梁永萬洞權管 朴慶恒

二十三日領相以李恒林之不擬於部將都監執事之不差邊將因政吏二十

四日次對領相奏各軍門久勤中訓局執事最稱勤勞而今番都政

禁御兩營兵曹久勤則皆得遷轉而訓局執事獨不擧論邊將因

爲窠窄而取捨未免失當兵曹判書尹　推考警責何如

上曰依爲之○次對入侍　上曰今番都政何如領相曰都政是大政過後

每有人言而今番則無一碍眼處大体固好矣　上曰兩銓皆初政而能恢

〻不窘矣右相曰東銓則守令多窠排擬不爲且又多疏滯之政而亦未

見有牽私之意矣　上曰果然矣領相曰西銓則雖無做錯處而大体埋

沒全無反覆轉移之擧或恐生疎之致而右相則以爲此非生疎而然兵

判本意專主簡靜故不欲張大用手而然云此言亦似然矣左相曰謹

守拙規亦是銓官之美事而爲　國疏滯慰悅諸武則恐不然矣領相

以都監久勤事請推　上允之　上曰兵判以爲無窠故不得反覆云而其宗則不欲大排布也其意以爲雖當銓官不欲放心做去此甚貴矣頃日不行備堂予所以不以爲非矣領相曰　聖敎每如此故輒欲逡巡矣　上笑曰予非欲每〻如此只言其守拙之貴矣兵判生還而能爲都政莫非命運所關向時右相親見其危懍之狀乎其時光景何如右相曰其時光景何可言臣以　國事不得已棄置中途而去而至有處置後事之示一行上下便若告訣而覌其氣色無異平日少無動意臣握手告行則但曰兩使先行爲使事甚幸病心頓覺便快矣吾亦調治四五日若可動作則卽當登道須好〻前行云〻未見有一分悽然之色臣則以此或期其無事而譯官輩則以爲副爺不知自危可見精神之昏迷云矣　上曰李來剛乎右相曰剛且安靜故然矣　上曰與其弟覌摸同乎領相曰稍異矣　上曰其弟

亦剛矣左相曰剛則其兄尤勝矣領相曰其弟則英氣外發其兄則精神內蘊而沈靜從容矣 上曰果然矣 上曰眼視有酬酢而仍 教曰日昨臨門兵判叅現時手旗乍偃故 命宣傳官記過此等處䏻見之豈不異乎

二十六日呈再度呈辭加給由 傳曰都政後政官初度例事問于中官曰吏兵判初度入 啓乎荅曰然矣其令傳焉此例傳而其令給之云事之可駭莫此爲甚此前所未有故下問非中官誤傳此是差備人做錯此處分爲初度以給由分付再度今日依例捧納

二十八日呈三度呈辭加給由

三十日與吏判身病出仕後叅 香祗迎 侍衛仍隨詣 敬奉閣奉審後乘輿於大门外時原任大臣入 侍问 候時韓左相翼㫺明日將入耆社 上欲倣周時古事先 命取耆社印作綬以待至是 命耆社郎

取印来穴印柄以青絲貫之作綬長数尺 上受之親授左相 命之佩 命左
相前導而入以待申時問 安 御製詩曰甲歲 閤前受几杖辛年前席賜
金印 賜左相 命令日候班諸臣賡進活印 須賜左相年老體肥前行
與前顧余曰大監亦欲佩此乎荅曰今日事無前盛擧孰不欲一佩笑曰事
甚盛擧而腰重難行也 還内後余則仍留 閤中參申時問 安而退
二十七日賫咨官李彦容入来二十八日賓對 上曰昨聞賫咨官
以達禮訥尚書王際華遣其姪方爲庶吉士者以爲今番陳奏
使之行最爲受困云而亦問使臣歸路安否云矣右相曰臣等亦
爭者不過事理何受困之有乎

聖上四十八年壬辰正月丁酉朔

初一日 上謁 太廟 謁昌德宫 真殿及 大報壇仍 詣毓祥宫薄暮還宫 世孫随 駕曉入 闕中叅候班日高後随 駕侍衛二更罷歸

初二日坐龍虎營試射随 駕禁軍書入单子都監軍兵則 命訓将試射

初三日臨德游堂頒賞諸軍门試射軍兵禁軍則直赴者三人加資一人其餘則 賜熟馬兒馬弦弓有差

初四日 祗迎祈穀祭香余則病不入

初五日陳䟽承 批

伏以歲律更新 天休滋至 籌添海屋 孝伸 殿廟臣民慶祝曷有其已仍念臣之叨冒見任月已屢矣歲已易矣義所必遆病尤難强而一味蹲仍未蒙 罷退公私兩妨惶隘罙切噫臣是何人而誤蒙 隆

知技之才望之外曆諸顯要之塗旬月之間歷塵二銓 寵祿過分懍

焉有集木之惧夫其力免于前而勉膺于後者豈謂此職有一分可堪

而然哉誠以隨除輒遞分所不敢區區犬馬之疾亦 聖鑑之所俯燭故

姑且承 命以俟 處分曰循時日輥及大政則銓家此事便同瓜限副

急了事謂當自解而三告未遞至今苟縻實非始料所及私計狼狽

莫知所處此不特任重事劇自量才力之不勝而已蓋其病狀元由失

血之多形殼徒存精華已脫平居酬接忘失過半少有動作喘息莫

定向者崇政衛班暴眩徑退之狀寔在列諸人所目見而大政之日不能

反復疏滯卒未免短拙之歸者亦其自度運措之難以及此故也大

僚 筵推窘狀莫掩臣亦何辭而自解哉況方重添寒疾證形感苦

玆負昏呻不省四到昨日 殿座未克趁造明日 祇迎亦未由蠢動病

裡惶隕 誅譴是俟今臣之計唯有亟解重任仍蒙長暇專意藥物任
便調息然後上可免尸癏之罪下可無顚仆之患日夜祈望唯此而已玆敢
不避煩猥畢暴衷懇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惟 聖明諒臣本情非有飾辭
憐臣宲病難容自力速賜變通以幸公私千萬至願
答曰省疏具悉卿豈陳懇予亦諒卿故頃者相奏亦諭頃日領相以備堂不行公有奏也而今
者此任非比前任冢宰既諭一政爲瓜今乎初間日前吏判疏亦以大政爲瓜批曰一政爲瓜於卿初間卿勿過辭
從速行公

初六日 祇迎春享大祭香又不參

初七日有 特牌不進次對入侍 傳曰兵吏判以兩銓之首吏判三度加由
初章特給再章承 批特教之下次對不來朝參可知兵判雖不知其
果宲懸既承 批後侍衛雖 命入直兵判豈漏而不來故次對亦不入今日

欲飭捨二人其誰吏曹判書趙曮兵曹判書尹東暹並從重推考暮年欲
勵豈可问備而止令政院即爲一体牌招入侍
初八日禁軍別將李殷春曰事被逮 草記改差口傳差代
禁軍別將 尹泰潤 李柱國 ○李漢膺
初九日有 特牌不進 備忘記特教牌招其敢違牌今年申飭何敢若此
聞其風色其停試射即此一事其裏可知此時臣子焉敢若此誦講
開乎夙宵貼身曰慶曰悶予自寒心茶時監察臺廳長鎖嗟我今年
此何景像銓長牌招諸臺牌招其令承 命以開臺門唐詩云片時春
夢江南數千今予若此而徹漏後以此瞻夢其曙猶邈乎寫勉飭其亦
苟且
初十日夜建明门 殿座余又不入 侍衛執義金和中彈論禁衛大將

具善復 上不允執義避嫌曰具善復聞論劾先聲使人威脅恐喝
上曰將臣傑點閱係與已暮 御建明門 命入金鼓大旗纖拿入具善
復 問之對曰以訓局將校禹叙疇聞申晦之言來傳臺啓先聲故果
因人乞憐則有之而無威脅事 命放善復刑叙疇一次充軍稷山罷
申晦職
十一日有不叙之命朝有資政殿常參之命而稱病不入政院請
牌招 允下 牌出又不進金領相奏近日位著不備歲首常參六卿之
長只有一人雖緣於或未差或宗蠡事面則誠寒心矣至於禮判元仁孫
雖有所遭尚今引義未免太過從重推考另飭行公何如 上曰所奏
誠是依爲之 傳曰 特教之下其敢違牌昨日臨門不來今日其亦違
牌事体寒心初意其欲曲循於今坐此殿國體所在兵判尹東暹特施不

叙之典處分時 上曰兵判事前後容恕屢矣而今日又不入來令番則
勢難曲循矣金領相曰曲循已多矣 命書傳教曰眞可謂適中其
頗也

二月丙寅朔

初一日夜政擬入吏判望 下備忘記曰三望擬望者或擬或漏不是異事而
今於長望公然拔望豈曰有君良可寒心政院察啓政院 啓曰問于吏曹
則尹 方在罷散中不得備擬云矣令坐直承旨入侍 上曰政院察
啓事知入乎承旨安誠濟曰尹乎 上曰然矣何以見拔前則雖三望爲
之之時以特旨見除則後不得拔望况今長望乎此亦紀綱攸係又曰國
綱所関矣承旨曰尹 被不叙之典時未叙用故然矣 上曰然乎何故
被不叙耶承旨曰兵判不行公事矣 上曰予忘之矣又曰全然未覺矣

命書傳敎曰吏判望無尹東暹故其果拔望國体所在有察啓之命
令間尙未叙用云其勢固然而曰此乃覺尙未叙用由於不覺旣聞前判
書尹東暹 叙用同日政付司直
初十日 駕幸彰義今月十二日即 雲上出就私邸之日也其日將
將還福舊闕設春奮科七日先 論彰義宮經宿 安接亦
隨紀令科文武舉子年六十以上許赴試官亦以六十以上之望擬入試科
柳葉箭百步取一矢以上坂武單子數多之一日之内不得畢試 命武科
則十一日先爲放榜之 上將親臨同場而室暮見擬武試官注子時
指紀在四更落點李思觀其善紀李泰祥爻 點李思觀與
其善門有親嫌以流 李之余代李受 点出官門外依前帝之
休李樸洪復仁崔昌世而未試官

十一日昧爽詣景福宮少頃 大駕至 世孫亦隨詣試官再拜後
開場 上御慶彰義宮 御製詩一句曰
命守夫侍衛諸試官賡進余曰風雲舊闕花
休憶歲甲 中宸昔日懷日暮正歸李判府昌誼爲命官也
十二日晨入試所以風子多今日雜以出榜 命更設一場于慕
華館朝明 大駕至 世孫亦隨揭題曰本朝耆者臣進繡武
公拆戒詩箋 上御慶于彰義宮晡時又召則合考詣 以左承
六人武召則三更罷試出榜詣 以在元六百二十五人也出 宮門分依
幕已唱榜紛賀坂不入班少頃 慶宮祇迎而退十條賀後有
御製詩曰舊耶唱名耆者榜此試近八一云康命諸臣賡進
余曰年回 舊耶耆叫榜誠格 春宮賀悉康 東宮疏請陳賀不儀而許之

廿三日行時享
廿三日夜政除宗簿提調
廿四日 駕幸耆老所特 臨宗親府進宴語班令月廿七日
即 上初拜摠管之日廿二日 幸舊邸會諸宗臣及時原任
大臣仍以三醵饌大臣因請自政府摠府進饌 許之廿五日
御德游堂 受政府進饌廿六日 御崇政殿月臺 受摠府
進饌廿七日 臨都摠府摠府法堂 進饌是日 上經宿于
摠府廿八日朝 幸耆社 受耆社 進饌仍 臨宗親府
受宗親府敦寧府忠勳府 進饌午 處宮晝 大孫
皆從焉廿九日儀賓府 進饌以家人禮自內 受之
三月丙申朔

初六日朝口傳以除知義禁　府出承入謝　恩仍往本府与沈
同知拱沈同參履之開坐受固城府縣監鄭鄉臣口招論　移
中後同内局入侍　出付令本道移查
初九日以先蠶親祭亞獻官早入　一更中晡日　上幸毓祥宮晡時主
還宮而初獻官中晦不入　命使正林尉申光綏為初獻官自
行齋親傳香余亦進于　行在隨　香由惠化門出到壇所於獻
官洗集則夜之已先縮矣夜宿于村舍依幕
初十日朝与沈集行見御營形稱屯舍頗有山石之勝矣周覽
而歸
十一日与兩同知開坐金吾受三儒臣供之緣仍入侍晡退今月
初一日吏判鄭存謙集議李命植以通大司成以趙暻金

鍾秀徐命天為三堂趙受 點初八日上御幸毓祥宮 下教
嚴責銓官之以純色通望金領相致仁白以近來下邑人堂科
倍多故不得不然且年前亦有純通之舊例矣 上嚴責堂科
之多予亦知其不公而循舊例何以事 駐輦於建明門 命入
銓曹舊政堂單領相又白不必取考堂單而查 上厲聲
責之竟考舊政堂乃丙戌年以趾海以乘純金龜柱三人純
通也 上大責之 教曰謂予妻娚之來堂所以後閑處耶既 幸
毓祥宮 初九日 下教金相免相以金領府相福代為領相 初十日 下
宮行朝參還 下嚴教責金相以負君負德銓官偏循時相以
時相之從姪且於積歷之徐命天之上而有合包清金相罷職 大司憲韓光會大司諫李得培
上責損律之太輕特 命金相削職 玉堂金魯淳趙興鎮趙

裁復鄭羽仁上殿金魯淳白一政三通銓官固有濫而今以一人
之故并歸濫於滿廷諸臣豈不過甚乎 命授以金魯淳於
三字十百行次第 以備忘記曰近年年來心一朝前進先後事乎
之補相有君有先君此於今朝鮮乎雖特筆之可驗人之字即金魯淳
不參一人之故云云也一人且何足謂之府啓問以 啓又以教曰昨日首陳者已處分其
何更問而其所隨來三儒臣不知一人蔽問以奏篇 上意欲其以
金魯淳所謂一人者歸之於金相也聞之金吾三人納供以爲
一政三通大駭物情均非獨一人先指鄭存謙而身爲大故
十問之下係維以謀極爲駭懌而 蔡盛之之蓄不逮之意云云
受供入 一番次第繞訖而大憲趙居進大諫李徽之入侍次
筵有合啓請金相加罪之議而大諫乃金相之妻系也大諫

以親姻訂婚 上以朱溪君任士洪事引喩而歎息大惡大
諫不倚已與者憲合啓請金相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上允之
日既夕 命金參奉入侍承旨讀奏三傳 上與之以義莊義
正臣 命特釋三傳臣
十三日 以沁爲留守闕 上問誰可爲者 金領相相福奏曰荐
日以徐命膺 有以徐達矣 上曰此古談（上每以徐目爲古談人）欲留與消日
矣更有何人 奏曰尹東暹亦可矣 上曰好矣 沈靜雅潔 果
極好矣 亦能剛乎 奏曰此但沈靜又能剛明矣 上曰果好矣
已而後教曰向來經重病矣 沁爲自是瘴海之地 不亦過乎
人他領相又以成天柱薦之 上稱善特除
廿一日 與宗傅一握 淘海運君出造經署 沈羊 繙原譜略改

張

廿四日、入時与所除申判義晦沈同義塏入侍達明 殿坐

二更罷退、十七日執義李蓍運啓曰前國子長所通大臣公

議資後銓官之首相既被門黜之典則為其銓官者宜乃遞

止削職与不叙而已年請前吏判鄭存謙吏議李命植

並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旨依啓十九日詩納李亨元西言

柳烱上疏論李徽之不顧嫮姝之捏渣未合庭之挑持平俞恒

柱發啓論李徽之二十日 傳教金致仁穆山縣中道付處李亨

元淮陽府投畀俞恒柱刑名仕板放逐鄉里柳烱刑名仕板二十二

日 傳教曰金致仁既已加處分則今番銓官焉可差等鄭存謙

淮陽府李命植長淵府投畀以示予一黨散之意又 傳曰大學

經一章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枝葉與趨附者皆嚴處況其本與
竄主予中道付處太輕金致仁海南縣遠竄又傳曰嗚呼於今一
黨復盛黨中復盛其可駭也三黨類合可勝寒心再昨以前意
謂自此庶可消也於今豈特其影三黨合勢自可難掩以此觀之
頃者下 教中淸濁二字亦見肝肺隄防不可不嚴向者金鍾秀之
奉行請討(年前金鍾秀論洪鳳漢之語) 予亦不能先下 教後其識焉可自訟以指
加意辭達義子之目鍾秀何免陋矣一人不足道也尹蓍東遡合
上意(年前尹蓍東論洪鳳漢之語) 其心一串貫來以此觀之義子(年前崔益男論金致仁疏以金鍾秀目爲)
義子 與蓍東亦淸黨柳烱恒桂美其名趨其黨其勢固然無
狀亨元恍惚其說意則無限本是其黨何足數也不思幾許年
爲先之敎陰德一責字(年前自上有非責韓光會之敎其時金致仁奏曰此人心事可貴矣云云故有此追提之 敎也) 數行

强忍亦陋何說責最初合啓辭語之太輕也 若問此 敎三黨之說雖衰有其見
一至於十百至於千自古皆然而觀今擧措擧皆泯默美其名
渾成一黨黨云其衰弓已的見此正護逆亦逆者也決非以冷水
治之者嚴隄防杜後弊焉可不處分其他諸人初處分太輕前
大司憲韓光會亟施永刊仕板之典柳烱楸子島俞恒柱黑山島
亦為庶民金鍾秀機張縣投畀尹蓍東不思報國甘心邪說甲山
府投畀倍道押付使一國士庶咸知君雖衰太阿猶在手為宗國
痛革新黨之意廿三日次對兼行晝講入侍時 命侍從堂上堂
下並入侍入侍時 傳曰於初頭事駭然意謂不過一時誤着
其後觀之既非誤着况李亨元柳烱俞恒柱後其黨已成焉
敢欺也噫其雖背君背先其人已知以至乎此非清非名非時體

一何此極數昨舉措頃者下教似乎先見噫嗚呼暮年他黨
復成此係國家興替故今者此舉蓋由於此而其中必不若此
者外鄭煖猷一人外不無苟且之態不勝寒心況任觀周頃者自
以狂於今入清流謟時體昨狂今賢事勝乎決無是理前後告
君判若二人變世慕此黨而然雖一人豈無措在之道特施不叙
之典以厲百人觀今舉措予將特離雖決無是理者今日非者
日清而教誘曰時體而恐動今日世道余莫見剛腸者焉知
無不動今雖若見欺而復應関係莫重政院今日記注下段皆
書其名此後為李亨元俞柳作倆者當親問欺君罔上之意
矣特刊板廉民快正邪刑一以厲類俗一以示雖秉太阿猶在
手之意申餙注書毋遺悉錄其張付黃鐵以置廿二日備忘記

今予幾十年調劑一朝蕩然講對纔畢三章躍入判義禁鄭弘淳都承旨鄭運維禮曹參議李商之曰他事陳辨職疏曰有其君焉敢若此柳烱俞恒柱自南旣入則況本是西黨乎必有美其名而投入其若自現予當用赦例於此等事爲敢暮年其君用心自現然後當飮建功進饍政院申飭其令自現備忘記昨日講對意蓋深矣則嗟哉此擧諒其君心宜皆慷慨而只有鄭煥猷金器大可駭觀周何足道也而渠皆未應章奏若來其欲下教欲代再昨三黨可駭昨亦三章齊到此日其君樂聞八字者政院捧例此亦曰今已了當者也可勝寒心柳烱俞恒柱曰以美名旣已趍黨則餘皆可知今日侍從鄭煥猷只有眼只有耳乎以其名三黨中甘心成黨者皆金吾自現然後予當酬應萬機且欲建功再次下教政院皆拒予何顏以對臣庶卽爲須布廿三日備忘記予幾十年固心

因兩代協贊元輔一朝蕩然予已先料昨果黨各自現特召詢問心
則越而巧飾曰楚之自南来者旣二人則兩黨相合者豈特千百元輔爲
領袖募取三黨雖然予豈爲周郝漢獻況昔云直今覔是一詭譎者
詭譎義予協贊背先其叔將至於何境今者已覔可見乾道昭昭聞其
清字其雖退黨予豈欺也猶可恭酌若任覌周其敢隱諱来朝予當
殿座于門詳問正典光履啟鑑何敢欺隱另飭自現於今懿溫復生於世義
其名而拔其黨自現心猶直也其若掩其初曰直以越人心曰楚之人而陳章此
安石復起誠萬古小人以此一體申飭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雖十年受自
現然後當見內局故此備忘傳于副提調矣廿四日備忘記豈云君耗心
則若前其羞自現若是皆默曰有君曰有臣乎此皆黨臣予何爲首豈
君依古章閣古事於此堂當授筆皆供其臣目今承旨儒臣須者亟

對皆安徐其餘堂上堂下何謂實職軍啣至國子皆来待令若遊
巡者此領袖臣也改院申飭即令来待傳曰噫予五十年固心蕩平二
字有君有臣幾年調劑幾乎從欲治八旬在明有此一黨其愈駭者
三黨聚會復成一黨自清而耶来自名而来耶自時體而来耶予則曰
此必以清劝名以名恐動領相幾十年調劑元輔子其人背君背先甘心
領袖新黨喜得此人以此敢為萬〻駭擧何以知其然頃者下問敢
爲彌縫其心自縂幾年元輔若此嗟哉裹君其將侍誰職在股肱其
股乎其肱乎嗚呼再明何日予何顔其將拜耶耳皆重聽目若通明
噫太阿猶持故嗟哉閣暨莫敢為十常侍亦無敢揚復恭何云此乎
朝鮮只有君欲效粤昔章若今召諸臣須着此擧何為庸默旧邸在
近予料既深即命旧邸在此一擧其雖值明日當旧邸祗迎大官背先

重臣何云先諭此意靜卧堂中何者為君何者為臣嗟哉今日只有
衰君莫云其衰太阿新磨大官何官名類何類須將此意咸聽知悉
傳曰嗚呼謫剷一心亘古亘今前黨不足復作一黨若不嚴堤防何
以礪末世特命自現其皆吞炭其若不飭興替可判效宋古事給紙
書懷清類與時體非聾瞶孰不知今後隱諱若不直陳太阿新磨予
欲一試各陳無隱莫負詢問嗚呼再明何日尓等誰臣金吾諸堂其
令來待建明門外申晦判義禁除授先入侍後謝恩傳曰予今若此
其奈領袖當今大臣惕於金鍾秀之言依違苟且而然予雖衰豈假借
胥命入侍三相皆免相冊諸侍從凡六十三人入于集慶堂庭所懷各書納
承旨讀奏於 上前其中李台鼎閔鼎烈金復休趙貞祥俞彥鎬任珖
邊景鎮宋聚行曹命業九人所對之書 命圈以表之九人者命以挈

處例待建明門殿座挐入金吾待令申晩到義禁除授李海重大司
諫李著廷執義李萬育司諫南柱老獻納任希簡洪彬正言洪梁
恒持平除授先入侍後謝恩傳曰于今觀之銓官與李亨元所爲萬
萬可駭豈可配淮陽而止銓官亦宜止於中道李亨元三水府勿限年
定配鄭存謙北青府遠竄李命植博川郡遠竄於是新除兩司並入侍合
啓曰遠竄罪人金致仁以幾年元輔倚毗何如而不體我 聖上五十年
苦心植黨濟私自稱清流以致一種浮躁之輩競相趍附論其壞亂
世道負國忘先之罪不可遠竄而止請海南縣遠竄罪人金致仁絕
島安置 上曰依啓旋義縣栫棘暮 殿座建明門九人者以次挐入問
所謂清類名類汝宣不知乎直對而不知者放送其中俞彦鎬趙貞
祥金復休閔鼎烈以所對未瑩皆施威不加刑閔鼎烈永刋仕板金

復休削板趙貞祥長髮着定配俞彥鎬黑山島永為庶民邊景鎮
施威問之對以清類名類之說果有耳聞鄭存謙之子以為其父與金
致仁最親云云傳曰邊景鎮以遐方機風者流與清類綢繆之狀破
綻無餘事當帳殿嚴訊而今夕故令該府即金吾門外勿為尋常
例杖決杖一百南海縣永為充軍廿六日傳曰嗚呼幾十年協贊元輔
之子為領袖近十年念先念祖甘心領袖隱然對黨飾辭掩諱可勝
誅哉疲軟初請雖不足道趙榮進為都憲請後律豈止此而付處遠
竄皆曰特教而人皆婞婀嗚呼朝鮮有耳目乎否乎反報復於李徽
之前後筵奏之弔循令此何大義之說其欲相間於大官何由而然亦
畏時體也自現之教為可已也而觀其舉措徒損國體故效宋古事特
授書納其云黑白而相雜觀其書納純白其可垂後故特命刊布付

諸兩司於今魑魅莫逃於宇宙處分可垂於後世而雖然予於心一倍
者何則頃年賜饍三大臣於齊室其一故金在魯領相其一俞拓基
奉朝賀其一故李　領府事其時有曰金　某俞　某故臣故予為
此也其教尚今在目況值今日乎既配後下教豈忍故臣之意乎其雖
誤國宜思幾十年元輔依其兩司之請而配所南海縣安置傳曰金鍾
秀不耐陰譎使其叔若此萬〻可駭若問亂本鍾秀何辭嚴飭
去到配日予令道臣即為狀聞以邊景鎮供觀之鄭存謙予以布衣
恣意使喚相家矣然非類亦萬〻可駭永為庶民不留士類事分
付該曹二十七日大司憲申瑩中執義林相老司諫宋鍈掌令
洪九瑞持平李東遇蔡弘履正言任希雨李春輔所啓安置
罪人金致仁以兩世元輔倚毗何如而不體我　聖上五十年調

劑之苦心植黨濟私自作領袖以致一種浮躁之輩競相附輻
論其壞亂世道負國忘先之罪不可安置而止日前荐棘之命
實出於嚴處分之意而曾未幾何遽命還收公議益激輿情
愈拂請南海縣安置罪人金致仁依前荐棘 上曰昨已諭金
致仁所為雖萬萬憤駭噫幾十年倚仗彼雖無狀其宜頗也故
有此下 敎聞此嘿嘿兩司雖不足道今聞所請可見公議未泯
雖然配所既定此遽其於荐棘何甚関緊況此亦特旨其所
弛張亦有意焉不允廿八日 傳曰嗚呼嗣服之初爭黨之時三司
苦君今日関係與亡既有懿溫周赧漢獻之教則今日王署無
人其何舍放嗣服初雖不請自當於今佯若無聞兩時之飯
其勸然後能食良乎予雖衰一哂此豈特見無禮於君而若是

顧瞻乎於今在京諸儒臣並施刋板之典以樹君綱廿九日兩
司啓曰臣等於儒臣處分之下誠不勝悚感之至合辭体
重三司齊進自是前例而今番合辭則自初只兩司進參
故臣等亦不簡通若論其失則在兩司不在玉堂及承聖
敎臣等矇然之罪著矣臣等何敢冒安然於臺次乎請
命遞斥臣之職　上曰嗚呼今有此敎兩司苦矣何勸三司
嗣服初三司之啓夢裡猶覺眉近八何心勸此而今觀世道
興替係焉二黨爭其猶三司日事苦爭今者三黨請討閔
係若何而一司其何去嗚呼自下所爭有其黨也人皆嗔目
於其君也舉世皆退縮含嘿曰有君曰有臣今者已諭雖
褁大阿新磨劒光猶新不耐而諭雖於恒日予心予則

一哂鄙瀆我國前例國也近五十年事其若前歲陋矣韓光
會頃者臨門非兩司不爲故强爲此啓有識可爲唾鄙噫此
時兩司董備何云儒臣若此故至於此非卿等之過無則加勉
而已其嫌得體不亦過乎勿辭亦勿退待三十日大司憲宋瑩
中執義尹相老司諫宋鍈校理鄭好仁正言任希雨所懷安
置罪人金致仁以兩世元輔倚毗何如而不體我 聖上五十年
調劑之苦心植黨濟私自作領袖以致一種浮躁之輩或章
或啓競相輻附論其壞亂世道負國忘先之罪不可安置而
止日前荐棘之 命寔出於嚴處之意而曾未幾何遽命
還收公議益激輿情愈拂臣等謂南海縣安置罪人金致
仁依前旋義我縣荐棘宜矣 上曰豈云三司兩司予意則一也

昨已諭其何復諭嗚呼此日公議不泯郎寻處分非為金致
仁乃恩故相丞傳勿煩是後連為合啓
廿八日朝有關西伯 除命備忘記其宜内局徐命膺為吏判
尹東暹為關西伯 時西伯薦望徐命膺元仁孫 尹東暹徐受点昨已啓恩 時吏判李溵久不出仕
餙 教荐下而不應 命昨日 傳教曰李溵所為其亦時體
何以知其然效尹東暹也尹東暹陞資後直拜冢宰故勢
固然矣嗟哉此人三代冢宰其亦舊任頃者所遭怏釋無餘
焉哉若此云云李出謝恩入侍開政是日与审判尹晦俱拜樞

四月丙寅朔

初一日陳疏只出大槩時有疏章辭單一切勿捧之 教故也
伏以臣於昨者伏奉 教旨以臣為平安道觀察使者臣聞

命震駭繼以惶惑莫知措躬之所噫方岳之職孰非重任而
至於西門鎖鑰位望自別蓋其之貨泉之所聚而土俗有囂訟
之弊關市之所管而譏禁多踈虞之患矧今饑荒之餘
民命阽危可憂之端誠非一二此時此任尤宜慎簡以為夫
藩屛固圉之啚而乃以畀之於如臣衰耄百無一能之身曾不
為之留難者豈不足以累 則哲之明而貽識者之笑乎況
臣昨年今來過蒙 恩造遷敍無漸 寵祿太驟居常
兢懔已多過福之憂而若今所叨尤稱雄腴揆以拙分實
不稱似爰居享韶初非可樂匹夫懷璧適足為罪此臣所
以怵焉驚恐寧甘慢 命之誅而不敢為冒膺之計者也
玆敢畢暴衷懇仰干 宸嚴伏乞 聖明 俯加鑑諒

函賜鐫遞兼治臣冒禁瀆屑之罪以重藩寄以安賤分
不勝幸甚
初二日謝 恩
初三日拜申左相晦李右相溵兩相皆時未謝 恩也
初四日朝午乍雨 上幸流霞亭 在豆毛浦上乃 孝廟曾御
之所早朝與金嶺伯華鎭出崇禮門外祇迎釋洪奉朝賀
鳳漢于麻浦寓舍仍見趙台明鼎食午飯餔後還入祇迎
暮還
初十日 上幸北漢早往關外祇送午後出敦義門外祇迎入
闕叅問安暮還
十一日陳省擣疏承批近來有劫緊疏章奉入之 教也

伏以四日吉辰良郊 蹕利旋 聖墓克伸 玉體彌康凡在臣民孰不歡忭念臣猥叨藩 命辭章見阻不獲已冒膺行將辭赴而臣之父母墳山在於京圻龍仁地今當遠離不禁戀係之私玆敢撥例陳籲仰瀆微懇伏乞 特許往來之暇俾伸至情千萬幸甚

荅曰省疏俱悉卿其依所請往來焉

十二日入闕下直拜韓判府事

十三日時時雨下朝發省掃行祭奉隨行祭判永受由同行

十四日行告辭往駒興行祀還宿葛齋

十五日午前雨朝發還京

十六日入闕肅拜拜金領相相福洪奉朝賀于國洞金判府陽

澤李判府昌誼

十七日拜金判府尚喆

十八日金領相李右相來見

十九日早入辭朝入侍集慶堂退宿于雇馬廳與嶺伯金華鎮同日下直 命次對進定於今日藥房及兩道臣同入辰時與嶺伯隨次對入侍于集慶堂 命兩道臣先入與嶺伯進伏 上曰箕伯經昨秊重病能爲生還今爲此任可謂神奇矣予意欲用故不以内局之任〻之欲其調息也今者此任予意有在也金領相曰箕伯屢爲來見故臣欲圖謝兼爲往別昨往見之其居室極爲薄陋無異寒士房堗不設油芚只以休紙塗之弊破生毛臣見而感歎亦以自愧矣移其心以理箕

藩則何事不成 上曰然乎誠貴矣今番 特除予以爲得人矣果不虛矣申左相曰尼山之尹自來淸素而此重臣亦以廉雅簡淡見稱矣李右相曰不特居室薄陋廉雅愷悌素爲流輩所推 上曰舊箕伯以去債錢增參價兩件事有狀請鄕知之否備堂中新經箕伯者各陳便否可也領相曰臣未經箕伯故不知事情而臣意則營門放債欲依狀請去之爲曾經道臣之諸宰多言其不便矣左相曰營門放債非爲監司私用之物多在於各廳各庫爲逐朔支放之資件難盡罷舊伯狀中欲以各等五萬兩別備中除出萬八千餘兩代充債息之用而各等別備錢不能留置本營年年自地部取用名雖別備便係經費亦難移施不可不十分消商處之司直鄭

弘淳曰箕營各廳各庫皆有債錢取什二之息武士則取爲服色器械各庫則取以補本庫原役料布及凡諸經用者且平壤城中之民不爲農作全業商賈通貨作爲生涯而皆賴營債今若無此則城中錢荒民失其業者多矣臣謂不可去也吏判朴相德曰臣與鄭弘淳議同矣工判趙曮曰屢萬債錢臣旣収捧今此餘債九萬兩爲各庫補用而留置者如欲去之則去之亦無不可　上曰箕伯下去可能去債乎賤臣對曰臣未及目見何敢仰對也　上曰貿蔘增價事如何諸臣亦畢陳之領相曰今春因守臣陳疏上自内局下至地部上司外而監兵營所納人蔘所減之數亦不些耳今又增價未知如何矣左相曰前道臣亦以別餉穀五千石添給其價餉穀非可用於蔘價之

物此亦難便矣鄭弘淳曰人參産於地者出土之時非戴其價而
出價之高下人所增減今若增價則後弊安知無加增之弊
乎臣謂酌定參價使不得增損為宜增價則以為不可 上曰
此言則是矣價之高下惟在於人也關西舊伯不久當來要當
下詢卿其下去採取物情從意見啓之而可則曰可不可則曰不可
無憚覆難可也臣對曰臣案不肖無能而畀以重任夙夜憂
惧不知所出敢不殫竭魯鈍仰體 德意但遠離京闕自
不勝犬馬之戀 上曰此二周年乎左相曰然矣 上曰思之否
然往哉善為也進嶺伯又有若干 下教命承旨宣諭
命中官須弓矢與嶺伯敬受先退至政院 教諭書出往
雇馬廳裨將前營將柳㵟前府使李亨[illegible]前同知金載

明折衝韓光數前別提崔得大閑良趙尙瑗從世

敎書　　右承旨安秉濟製進

王若曰燕塞返軺仗賢才於專對箕藩授節寄丕責於觀
風式遵漢刺史之出自九卿仔期周方伯之來旬四國惟卿精
粹有金玉之質寒素若韋布之規宅心祥和濟之以文華幹
局之譽持身簡雅超然於名利浮囂之場湖節暫持欲追
范孟博登車之志銓衡力解無愧司馬公辭樞之心外內之
歷試既多前後之績庸俱著顧茲關西一路寔我海東重
藩檀箕之遺敎日邈地素稱繁華文物灣瀋之互市年久
弊則滋銀貨貂蔘苟無素重臣鎭之安得使斯民理世茲
授卿云云卿其祇服寵命勉恢遠猷屈寇公於北門盖

出重鑰之意得老范於西塞何聞藏甲之謠自餘亶裁
厥有彛典於戲邊民慕緩帶之化應有來暮之情宸陛阻
夷屨之轂還功去朝之歎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是日李判書景祐韓參判必壽任參議希教蔡判書
濟恭金判府事尚喆申翰林禹相李參判應協尹參判
得養李右相激安察訪大濟趙校理載俊鄭掌令彥暹
沈參判履之李參議瀰鄭承旨象仁沈繼伯鏞洪參議檍
朴承旨師海安都事寬濟宋承旨淳明林正言德濟敫栗
縣監俞漢謹安正言廷玹來見
承旨朝全春君林注書時蓍喆呂參判善應李都事勉李
正言範濟李參判光漢李判書翼元來見早食而發仲兒

從行大朗亦隨中火高陽郡守申𡋳不在宿坡州牧使趙濟
恭出見
廿日早食後送大朗還京發行中火長湍入見府使朴盛源
抵松京入見洪留守名漢晤言半晌宿于乃成堂
廿一日朝留守出見發行中火金川郡守尹洸出見宿平山府
使白東俊出見
廿二日自去夜雨至朝午後晴朝發中火葱秀宿瑞興府使
李𡋳不在
廿四日曉小雨終日風朝發中火劒水宿鳳山郡守李守彬
出見
廿五日風朝食而發抵黃州次于齊安堂留宿牧使李

未培在
廿六日晴日明而發到中和舊司具台允鉉昨已來待交龜
而發午到營
五月乙未朔
初一日雷電時時雨下早行望闕禮食後謁聖
初二日因西撥聞仲姪長女以昨朝夭死憐惜憐惜又聞庶從
弟東梅以前月十七日病不起
初三日前箕伯具允鉉入侍 上曰鄉之所陳兩弊更爲
陳達可也具曰江界參政該邑府使既已疏陳自 上特減
稅蔘此實江民莫大之惠而若論其難支之弊源則即是
貿蔘蓋近日蔘價轉益加增一兩之價幾至百餘兩而

朝家所貿之價只是三十兩是以民不支堪逃散相續前
二萬餘戶今為九千餘戶若此不已則必無民而後已關係
當何如哉其所捄弊惟在於別餉穀半分耗五千餘石
劃給於江界府以為依定式作錢蔘一兩添給三十兩苟
或有定式外加捧之數則枚報備局與營門別置會錄
若值別貿之時則以此錢添補其價亦得便好故臣於日
昨狀聞略陳此意而今當 下詢敢此仰達矣 上曰然則
別餉穀非在監營者乎具曰散在各邑若以江界所在者
劃給區處則似好矣 上曰初以監營所在之穀劃送知
之矣今聞所奏自江界區劃則誠便易無可持難之事矣
因 命書傳教曰頃者因舊伯狀聞次對詢問而欲餘

舊伯復命今日詳問江界民弊已聞新府使陳章於今
殆民之心一倍初則意謂監營穀不過本府所在者其所陳
有條理此正以江界穀濟江界民者復何持難以此成弊條
下諭新伯依此舉行而其數爻今若加半此等蔘貢之時復
請加數爲知其無也凡事作事謀始今雖加半可無後弊
與府使消詳其果無弊不必往來依狀請施行後狀聞事
令備局即爲分付以示予暮年爲江民之意又 傳曰舊伯所
請二件事一件事已下教而一件事今日詳問噫予雖衰持大
體何須多少下教其所請一萬八千兩非他也前後道臣自備者
也噫此則予嗣服初年故海恩閣爲西伯時新森者而初則一萬
兩加以三萬兩今至五萬兩予常美之者海恩新森爲本道而備

局以加數申餼其後道臣欲勝於前伯以至於此而度支謂爲
度支儲畜每欲取用故金奉朝賀慨然以奏雖褎其言猶
在耳噫至於關西兵營用孟嘗君馮驩故事以故宰臣李
日躋爲此此猶爲世況此乎嗚呼今年何年憶昔年卽三壬
辰而予則再逢矣嗚呼逢此年忠臣義士其猶追思況三昨
年駐蹕之處乎嗚呼此年不恤彼民是豈繼述之道乎其
狀旣在令備局謄書以下依狀請施行少濟平壤民倒懸之
歎一萬至於五萬已過此後雖百金其勿加數若此之後雖度支
稅未可作錢於此若均役廳米雖一豆支莫敢下手雖道臣
若復加數此眩能人也豈忍爲此以此京外知悉以示暮年勤
懇之敎不日申餼而其令知悉意亦在焉所謂申餼不過循

例文具其令知悉欲爲金石之典者也○是日晝講 上謂
特進官尹東晳曰向聞領相言西伯房不塗油芚塗以休紙
而亦生毛傷汚云豈不貴乎因知其雅淡能如此者豈其易耶
對曰非清儉過人而然性不喜營爲故然耳亦非無油芚而
然矣 教曰此豈易耶貴矣貴矣參價債弊詳聞舊伯
所奏而新伯在京時見其狀聞以爲如何耶 對曰姑未莅任
未能的定意見而參價增給此債殖蕩減事甚重難盖
一番增給安知此後又不轉增乎 教曰誠然誠然予既
聞之豈無恤江民之道乎 對曰盖參直之轉騰由於有所去處
也不防所去之處而只聞增給之例則其弊將至於難繼所以
重難者此矣 教曰誠然誠然所去處懸其首而不能防豈

不絶痛手箕營別備增加反爲民弊減爲三萬則可除其一分之弊矣債果不可無耶 對曰此猶倉穀之粜糴自古有之非是合無者大抵平壤府内居民生業如京都皆以錢貨貿遷無債則何以聊生耶如是之故西南交易之道流通蒙利者誠博矣但多則生弊此則唯在爲道臣斟量之如何而本有應行節目矣 敎曰誠是誠是

初四日崇政殿東月臺殿座三公入侍時 上曰昨日平壤江界事何如領相曰昨見 下敎則兩處之民受恩大矣 上曰昨聞尹東暹之言則新伯之意似以增加爲難矣右相曰舊伯之消詳必極審而年年增加似有難繼之歎矣 上曰三水武士間蔘價幾何 對曰一兩價木則二疋以錢則四兩矣 上曰以此推

之則一兩爲六十兩末爲過價民之稱寃宜矣領曰頃聞鄭弘淳
言則參之出也初無帶價之事惟在人之定價若自朝家定價
永久遵行則自可定式矣雖有增加論以重律則行之不久可除
弊 上曰尹東暹之意似以爲難若以爲不便則必有覆難矣昨
日 下教不爲質言問其可否而已如有不便者必爲論報矣
初五日常參入侍 上曰予於平攘事則昨已區處而至於參
價事則果爲殊常故使新伯狀聞矣領相曰昨已承 下教矣左
相曰果如 聖教矣右相曰誠然矣向來江界府使陳疏 特教
減給之後姑未及一番試之前道臣今番狀聞未見其可也領相曰
此道臣必當善爲擧行矣
初七日殿座還內時關西伯狀啓及其時下教次對入侍承旨持

入有敎故持入矣 上先命讀四分一加分傳敎後又命讀狀啓
上曰如此故予命持入豈不精乎予則猶以四分一通一道下敎矣此狀
所請只以民多穀少還穀不足之邑鎭請之中又以或五分一或四
分一爲請可謂如此矣予占之極精矣其綜核豈不善乎關西之得人
如此乎無慮矣此人之至此莫非命也當其正使書狀棄去之
時已至招魂矣以此見之向來精神小不減矣燕行時旣經重
病故予每慮本精神有減矣能如此則豈不喜乎領相曰重
病後臣等亦以爲慮矣精力凡百小無減臣等亦以爲國事
爲幸矣讀畢 上曰何如領曰以臣見猶似少矣左曰今命
濶狹則可分者分之可已者已之此是道臣濶狹之道也書
傳敎時 上曰以此觀之亦可見其人之難矣以漕船事酬

酸時上曰今年稅大同果早來為其數多矣惠堂鄭弘淳曰自前無如此之速昨年尹東昇為道臣時狀請新造七船故其功甚多矣 上曰尹東昇亦難矣 上又曰以箕伯狀啓觀之則可以善為區處濟活矣

初八日藥房入診 上曰西伯剛矣都提申左相曰非但剛世極從容矣 上曰聞故敦寧尹某教養其侄云矣提調李景祜曰臣與同接故孰知其事故都正之為人賢矣撫養其侄無異親生辛勤教育至於登第故尹之兄弟視其叔亦無異親父矣 上曰賢哉

請還上加分狀 初四日封啓

臣到任屬耳一路民事之緩急姑不能細悉而連接延命

守令槩聞還賑兩政之大略則賑事段前道臣已爲措計
飢口措劃穀物限以麥登磨鍊分表庶無捐瘠之慮
是白乎矣至於糴政段農民之種粮雖於樂歲多賴
還穀而至於今年則荐飢之餘早旱爲灾麥農又將
失稔難望其爲農家一月之粮是白置七月早穀登熟
之前民之所以糊口而作農者勢將專靠於還穀而道
內各邑還上當分之數大段不足萬無計巡接濟之望是
白如乎若不以致臨時及今經紀絶巡之弊則方當力作
之時將有停鋤之慮言念民事誠爲切悶臣到營
以後民訴邑牒逐日皆至皆請加分而臣以非有朝令不
敢擅便之意姑爲措辭題給是白如乎還上半留法意

甚重臣非不知而目見民事之如是切急不爲之陳請
則亦非所以仰體　憫農之德意是白乎等以玆不得不
援例仰陳爲白去乎依昨年例民多穀小還分不足之
邑鎭留庫中或四分一或五分一隨其緩急量宜加分
使一道農民無至乏食廢業之患事令廟堂　稟旨
分付爲白只爲

江界參價加給便否詳知後覆啓事狀　初八日
本營債弊停殖事以　傳敎內辭意曉諭於一府民人是
白乎則輿擧皆感泣攢祝曰積困難保之餘蒙此大恩　聖
恩如天一境民生庶可安堵是如爲白乎旀至於江界參
價添給事臣於辭　陛之日親承　聖敎大抵玆事在此

則爲國儲贏縮所關在彼則爲民瘼存革之機不可不
孰慮於其始决不可造次臆對以致後悔而臣方新到未
諳東西事情故赴任之初略加採訪有一二所聞者並
本府貿蔘之規有多少委折今雖添價不無濟不下究
而徒費國儲之慮且於今春因本府使臣鄭彥忠陳章
減省之數不爲不多矣今來及一番施行而復有增價之
擧則　恩典之屑越亦不可不念臣意則終以爲難以遽
議今下　傳教中有與府使消詳之　教故纔已發送親
裨使之出後閭里詳採民間實情仍與本府使反復講
商務得十分正當之道而後　啓聞計料爲白乎旀往來
七百餘里採探民情之際將費數十日子故姑以擧行形止

爲先馳　啓爲白卧乎事

十吉封殿最興永慕爲假者事

都事　禹禎圭　未赴任

中軍　李宜復　衰老可憫純質足尚上

平壤庶尹　金持默　仍已報矣愛莫留之上

義州府尹　黃寅彦　所喜恬簡要勉剛果上

寧邊大都護府使李國賢　旣明且勤政擧廢興上

安州牧使　李性遂　日淺

定州牧使　李　濰　剛明其治不憚勞勤上

江界都護府使鄭彦忠　約己厚下邊民庶蘇上

宣川都護府使柳鎭說　撫字則誠剛決是勉上

成川都護府使金致恭　事不求譽治自有體 上

昌城都護府使李邦緯　農課既勤倉弊要察 上

朔州都護府使權　拭　惠著蠲稅譽聞均徭 上

肅川都護府使李　策　若能稍束餘無可疵 上

龜城都護府使尹夔復　已聞初譽益懋來效 上

龍川都護府使南舜喆　民隱由察患在其中 上

中和都護府使李仁彬　志于願治手亦漸鍊 上

三和都護府使崔朝岳　任重牧禦志切報效 上

鐵山都護府使閔光晉　志在利民治可責效 上

慈山都護府使許　寔　政先束下民自蒙福 上

咸從都護府使李壽勛　寬和之治吏民俱得 上

理山郡護府使尹承烈 陳逋既釐宿奸頓戢 上

价川郡守李亶 奸鄉猾吏挾𡡉弄政 下

嘉山郡守趙毅鎮 姑無闕政頗有賑譽 上

熙川郡守李光國 不念戒得何望振衰 下

郭山郡守閔永喆 邑無廢事路有政聲 上

雲山郡守鄭忠彥 意在釐瘼政能任怨 上

博川郡守田光濂 糴賑既善繕修亦勤 上

渭原郡守鄭肅良 大體則善瑣謗宜略 上

寧遠郡守朴長瀗 頗稱慈詳可能釐整 上

碧潼郡守洪和輔 田野既闢徭賦且寬 上

德川郡守李萱 實心實做成績可見 上

祥原郡守 李潤禧 四載爲治一意撫民上
順川郡守 金衡柱 太欠勤勵姑示規警中
龍岡縣令 金觀柱 官曠宜念民思方切上
永柔縣令 權㙫性 聽斷稱明糶糴有頌上
甑山縣令 李樂培 邑殘十室譽藉四隣上
順安縣令 尹文東 雅素之治謹守矩度上
三登縣令 申大年 簡餙爲治斗邑何有上
江西縣令 李胄永 吏奸既祛政譽用彰上
江東縣令 尹師國 威惠並著民恐或失上
陽德縣監 吳載徽 非無誠意盡加剛束中
孟山縣監 吳鉉胄 更加淬礪勉卒初惠上

泰川縣監 李宗榮 政不姑息民庶永賴 上

殷山縣監 沈熳之 出自蔭列勤於吏事 上

大同察訪 柳匡國 馬政或疎中

魚川察訪 姜 翰 郵卒有怨中 并點下

兼清北教養官 姜 翰 課製不廢上

崇靈殿參奉 金興弼 未赴任

崇靈殿參奉 金守曾 未赴任

老江僉使 金命魯 鎭卒無怨斯其善矣上

宣沙浦僉使 趙德倫 卒亡田荒咎在厚斂下

廣梁僉使 朴道文 奉法而居有善無疵上

慈母山城別將 金振昌 克自守法又善分糴上

黃龍山城別將 鄭彥澤 撫斧不入山楮復青上

城山鎮別將 趙正夏 到鎮未久且觀秋政上

保山鎮召募別將 崔世星 居任二載無譽無毁上

龍淵鎮別將 林養貞 粃糶旣善自損何傷上

金城鎮別將 黃 曦 雖不害民害有及民中

吏害 下

壬海鎮別將 朱善

審藥 日淺

檢律 金在漢 亦歸可惜上

平壤府譯學 吳命勳 任事無闕上

安州牧譯學 趙箕鼎 過失無聞上

義州府譯學 丁履恭 職任能修上

宣川府譯學 吳靖周 可堪其任 上
江界府譯學 崔重觀 頗能擧職 上
十九日藥房入侍 命讀兩西啓最至平壤 上曰其人何如者
提韓對曰爲人素善矣至義州 上曰其爲何如未剛果耶
不如何乎者 提曰既恬簡而未剛果亦何甚特乎至江界 上曰
徐判府言此人不用嘗於啓壯見之風神亦長者矣者 提曰多有
毛擬而爲人長者也至碧潼 上曰雖矣此人履歷已滿所者 提
曰未滿矣 上曰已爲防禦乎曰亦非爲邊地矣至順川 上曰甚非
矣此乎渠何能至此官今爲兩班矣渠當竭力扶效而不勤如
此極非矣我半點亦而遂止之至湯浩 上曰真其善題矣讀畢
上曰啓最善爲之守令考績甚精矣仍 教曰責矣莫非命也

豈知此人之能爲此褒貶乎此年以病棄置中路而正使亦壯先

行矣其病能回生今爲此事誠異矣必長壽矣爲人皆精允第

異觀而其從亦稍異矣諸察訪厩最 上曰郵官只是馬政而

馬政之殊郵卒之怨皆乃在於中者此則不善爲之矣 命點下

予旨以牧勤點下請例擬 允之

七月甲午朔

初一日行望 闕禮

請減江界貿蔘元數狀 六月二十七日封上

江界府例貿蔘價加給當否臣於前日 啓本中以詳採

民情消詳論奏之意已有所陳聞爲白有如乎臣之所遣褊裨

出後廉探屢次往來得其要領後本邑解事鄉任與將校

亦爲招致反復詳問則當初弊源在於蔘貿之多而不在蔘

價之歇目下民情亦在蔘納之減額而不在蔘價之加受矣今若不究其本而徒增其價則無以捄弊而反有增弊之慮是白如乎請有以詳陳之本府人蔘在前則每季京納與官納元數都過四十五斤是白如乎此時蔘既多出價亦輕歇採蔘人民不以為病是白在如中丁卯為始戶曹有貿蔘之例而至于甲戌貿蔘之數定以三十五斤內其中十斤雖以官納條充上是白乎乃每年參戶之後通戶蔘貿蔘合為七十斤其比曾前元納之例幾近倍甲則民始不堪矣於是乎　朝家不得不為之變通戊子減戶蔘八斤零今年又減五斤零前後所減合為十三斤零則此不為不多而目下當納戶貿兩項猶為五十六斤零是白如乎蔘納增而參價歲高參價高而民弊日甚如欲為捄弊之策無如減貿蔘之數

今於年例貿納三十五斤中十斤特為除減則蔘户之後當為四
十六斤比之從前户後四十五斤之數所增但爲一斤其為蔘民
之惠較諸增價不可同日而語是白乎㢱該曹貿蔘本為倭人
接應之需則今減十斤不無苟艱之慮是白如乎此則所減十斤
元價為四千八百兩是以即今所議添給價錢一萬六千八百兩之
中劃出五千二百兩以充萬兩之數上送户曹自户曹直貿則近
來蔘路雖艱萬兩錢算蔘十斤似無不足之患是白如乎然
則在　朝家所費不多而在江民為永久莫大之實惠其比無端
增價得失利害似為相遠是白置五斤之減不過半年又請
十斤之減者極知濫屑是白乎矣不如是則弊源終無以捄正
而一時方便徒為姑息之歸故　聖詢之下不敢不以實仰對是

白乎弥民情之不願增價亦有其由本府採蔘之規江邊則
有把卒領將焉中山則有民户統首焉每當入採之時領將統
首輩稱以山祭殺牛釃酒各自禱神仍以分餉其卒下是白
如可及至畢採下山之後官給價錢則領統輩以其酒肉之費
折計倍取而其於卒若採納之民全無所及故僻村愚氓則初
不知貿蔘之有原價者間多有之矣然則今雖加增三千兩未
知幾年將并為領統輩花消之資而民無與焉此民情之所
以不願增價也今若以原價之歸於花消者置之勿問國家
年〻復指近數萬之財以增其價則假使蔘民永以為賴猶欠
綜核之政況其未必然者乎為今之計不須增價但當痛塞領
統輩花消之竇然後三千兩原價使該府使親執均俵則在國

家無耗費之弊在蔘戶有實受之惠是白乎旀所謂欲為捄弊
而反有益弊之慮者入山蔘民或不能多採未準當納之數
或有全未採者則不得不推移貿取於多採之人以納其身役
而所謂多採者乘時操縱竊弄其價貧民之鬻田鬻舍
至於流移者職此之由是白如乎惟彼人蔘之為物非民人之給價
貿來於他國之物不過徒手而入採得於封內空山者初未有定
價也退計數十年前一兩蔘價錢三十兩實為極厚之準價
而只緣貿額之添增採者之日繁奸民蠶緣射利惟意呼價
其弊乃至於此然則蔘價之過高在 朝家所當禁抑而今
若不但不禁又從以增益其價則渠輩之私相買賣也其高必
將又倍於官定之價臣恐恤民而增價者適足為富益富貧益

貧之歸此其所以欲爲捄弊而反有益弊之慮者也且山澤之利
莫非公家之所管如銅鐵魚塩之産皆有常稅而至於本府
蔘貨獨無一莖収稅之事論以条例雖無價責稅亦不爲橫
征之故而况既給準價復議添增乎且凡食貨之用莫不待養
而成木不斬蘖漁不渴澤皆所以養用而亦王政之所宜先也一
自貿蔘之後本府惟以廣採多得爲主江邊原定把守外稱以
間把添增一百餘所近年入山之人數至於一萬八百二十名之多而此
外又有從自願許入之類是白乎所夫人蔘之在山落子長養者
至十餘年然後方合爲藥用而今其許多人卒漫山蔽野殘
莖嫩芽取之不遺秊々如是無望其滋殖則蔘安得不貴乎且
把守之設本爲邊防非爲採蔘而許其採蔘爲戶後也臣謂新

加間把一併革罷從願許採之規亦為嚴科禁斷每年入山人數以七千名為定無得冒加取之有節則此不但為目前禁濫實為永久豐羨之術是白乎祢其外領統革科斂之習捧納時各稱之弊與夫勒饋之當罷私齎之可禁其間多有合須通變之端而煩猥不敢悉陳區區一得之見如或可採則成節目舉行一款臣謹當與該府使徃復酌定俾有實效期無負 聖朝隱恤邊民之德意是白去乎乞令廟堂確議稟處為白乎祢本府距臣營為七百餘里之遠而此實國儲民瘼之所關不容率爾以貽後悔故三四去來自爾費日 成命之下不免稽滯惶恐待罪緣由并以馳啓為白卧乎事

初八日藥房備局同為入侍時左相韓翼謩啓曰此平安監司尹

菓之狀啓也以蔘政條列論啓甚綜明矣　上曰其所請何如左
曰臣還拜無幾連在藥院未及周思不誠之言何以仰奏耶右
相李激曰道臣之狀極有條理言皆好矣而自戶曹貿蔘之說
來知如何矣　上曰今番增價之後有此狀聞耶提調李景祐
曰頃日　下教中有姑勿增價令道臣狀聞之教故有此狀矣右曰
江州弊源不在於價之多少而在於貿蔘之多云者言極明白矣
上曰西伯兄弟子當精言之其弟則每事透徹此則從容而或慮
其少膽氣矣今觀此狀則極爲明透末端待罪之語又有人事矣
右曰以其從容之故每事明透矣左曰若無膽氣者此其長處也以
其沈靜之故若無膽氣矣臣則常貴其無膽氣也　上曰鄉言
好矣今番狀聞果善爲之矣右曰甚善爲之矣　上曰昨年往返之

後欲其便休使之出外矣未料其如此而今覧見其狀聞極為綜核詳明而末語尤好矣第此事何如卿等以次言之可也右曰户判之意則以為難矣趙雲逵曰自户曹貿蔘之說臣意則不然國家之事今雖良法後必有弊當初體蔘三十斤尾蔘二十五斤以給倭譯倭譯皆喜云年例差倭以此支應而秊來差倭無時無之户曹用此例則將何以支當耶國家之事必也長慮却顧而後行之可也只見目前之利不慮將來之事則將何以支之耶户判李思觀曰狀聞誠好矣自户曹區處之道狀聞所未及也蔘鄉之所不能使户曹支供則必將責出於貢人矣貢人何以堪之耶 上曰吾將言之矣以爲貢觀之皆任土産矣左曰即任土作貢之意也 上曰故相金堉秉議大同之法而省弊則多矣今此萬兩上來之後則其將作

貢矣方今利竇人皆瞋目或有願之者耶户判曰目前折價雖似優
足目今蔘弊日甚一日此後登價將何以支當耶　上曰前户判同
奏可也趙雲逵曰蔘路極艱次次騰高則將何以支堪耶都民牟
利輩雖或願從有知者則必不願矣　上曰鷹師貢雉尚以爲難至
於蔘則尤似難矣趙曰雖使户曹擔當決無應後之道矣　上曰户
判要奏可也户判曰善後之策先爲講定然後可以施行上來區處
之道臣案未得未知而何以處之矣　上曰上來作貢則愚者必願
入矣户判與趙曰有知識者必不願矣右曰亦有樂赴者矣左曰此與關
東蔘有異亦有樂赴者矣韓先會曰蔘鄉之所不能自度支擔
當則必有後弊似不可應施矣秋判李翼元曰道臣狀聞深得弊
源而聞前後户判所奏則後弊難防云要須博　詢以爲區處何如

提調曰江蔘弊源專由於尾蔘貿爲可悶而救弊之責實未思得增價之事此固江民之所不願也　上曰其允鈺言之矣提調曰臣亦言於其允鈺爲增價之外別無利民云者此亦洞見弊源之言也若自京貿蔘則出給樓譯之外無他道而此亦未知其穩當矣　上曰樓學爲貢人則亦勝於允貢人耶户判曰此亦不然大同之任貢四方物產皆聚京師而此則不然雖設貢物決無來聚之理矣　上曰此則異於雉解耶　户判曰果異於雉解魚果之類何處得來耶提調曰若罷江界則付之關西道臣之外無他以一邑之弊均布一道亦爲不可豈無可移之道而強移他處決是行不得之事也十斤減數之策此非咄嗟間可議者臣無可奏者矣訓將李章吾曰十斤蔘變通專是度支之事臣則無策矣　上曰其言誠好可謂純直矣御將張志恒曰十斤蔘作貢之後蔘非京產必待四方之來者鳩聚

之道付之謄學似好矣　上曰承旨亦奏之承旨沈勗之曰作貢之後必有臣弊臣見如是矣　上曰三司亦奏大諫韓必壽曰京貢則有弊付之蔘鄉似好矣執義申五清曰臣見與諫長同掌令任希曾曰臣於此事本無可奏者矣獻納南柱老曰此是廟堂十分消詳之事臣則別無可奏者矣校理鄭昌順曰臣於西路曾見人民之病發者專由於蔘弊變通之政不過損上益下而已要令廟堂各　詢以行似好矣持平姜俒曰臣未詳知而京貢則必有弊矣校理趙載俊曰江州蔘弊不可不釐革要為講　詢以講變通之術似好矣　上曰姑待領相登筵要為詳確好矣　上曰須李尹東晳之父見予故予問兩侄之如何對曰兩侄為人則雖皆如人甚弱矣云故予知此兄弟皆弱矣近來見之其弱漸勝可謂堅強人矣

左右相曰然矣

下諭 初七日 狀啓到政院多日適值朝家有事是日始爲登徹云

今聞蔘弊狀聞若飮醎暑冷水關係邊民此狀聞下備局來

朝與諸備堂登對以稟意欲詳備而然何若是引咎卿其勿

待罪事有旨 承旨讀此至 上曰爲擧節稱善讀訖 上曰若然

命也此兵之間書中途之爲此至矣至於則穿透其先則從

容矣仍 命之備局擧行又 命出下諭

十一日欲爲既望之遊從舟岩江順流而下見外城崔氏江

亭亭甚正當羊角島極好京江之泝舟有如泝流而上

午兼欲雨昏暗飯于舟中座上練光亭結月而雲陰

開仍宿亭中

八月癸亥朔

二十一日晴朝發南巡裨將柳爗李邦喆具壽漢傔人白弘弼奴子点乭伊營吏李長煥金夀元陪書朴弘老通引金宗澤執事康就容馬頭奴仁淂與祿書者金乭男伊從大同察訪蔡廷夏以夫馬差員隨後西行五十里中火于太平洞又西行六十里到龍岡入次鰲山舘縣令鄭信達出迎下晡夕飯而發又西行十里擧火踰馬峴抵三和府使崔朝岳以軍禮迎入次牛山舘

二十二日晴設白日場大同察訪及永柔縣令權爕性爲試官用詩賦各十三人竝行五邑武士試射一中以上則四百八十九人文武并施賞有差

二十三日晴朝刑龍岡左首金彪老以空官時還上虛戶者千餘戶

事也移囚甑山刑龍岡執事金碩柱以前任把摠時差旗牌官
多受賂前官時出入冊房多有濁亂事也刑江西人朴信彬張
時京白成采以不孝不悌等罪也朝食而發大同督郵使之落
後北行十里入龍岡界北行二十里入咸從界又北行二十里到咸
從府次于善城館府使田文顯出迎中火而發北行二十里入甑
山界又北行二十里日入時到甑山縣直入縣衙見縣監李樂培縣
監以其從兄李大諫得培謫南海而有前三代免爲庶人之
教故縣監以此引嫌不爲出迎也夕宿于西河館
二十四日晴午驟雨朝腹中不平只喫粥而發北行十里踰國嶺峴
即平壤界也北行二十里到挾倉峴遇雨霎時即晴又北行二十
里入永柔界次于加說院主倅來待又喫粥而發東北行三十

里到永柔次于清溪館寧邊府使李国賢慈山府使許寔肅川府
使李榮龜城府使尹爕復泰川縣監金處升安州牧使鄭克濟来
待入見委谷僉使崔昌憲來　延命此邑乃　季父所莅之地往歲丁
巳十月與從弟仲寅下來留過三冬〻而歸今來三十六年之間人事
之變嬗極為傷感有老妓三人故招見或是昔年童幼或是昔年青
春而皆成老婆邑中年老士人十餘來見或獻詩感旧老校三人亦
入見
二十五日陰午驟雨暮雨大霔大雷朝登梨花亭步入東軒見主倅
棟宇頗頹而有旧日顏面也喫湯飯而發東行十里入順安界東行少
北三十里遇雨入慈城外門雨大霔行十里入城南門雨止慈山府使
率山城别將八管城將礼迎入次于观魚亭順川守金衡柱来見

辞歸夕喫粥而眠行城屬將校試射行賞
二十六日朝大霧晩晴朝刑永柔校奴太石㲁打其母之罪移囚準三
次金中老味不養其父之罪崔允與僞造債劵貽害其父兄之罪
朝食登萬子楼乃將臺亦丁巳冬所見者發行由東門出東行三
十里過慈山邑舘渡慈山江慈倅到江頭告辞又東南行三十里入
殷山次于東昌舘主倅新差姑未到任也順川倅以兼官来待登
澹〻亭小坐宿于舘中
二十七日晴朝刑朴必恒僞造債劵啚食他人財物罪座首金衍
幻兵官穀作妾校婢罪趙成儀長帶官任作妾校婢不恭老
父罪官吏崔致憲踈其正妻作妾妓女不孝其母罪都倉監官
康奉日還穀兵奸罪北倉監官金益秋色吏元得仁留庫穀物

船運發賣罷朝倉而發東行二十里入順川界又東行十里入新倉
倉中火又東行三十里踰彌勒嶺東行二十里入假倉順川地也陽德
出站縣監吳載徽来待
二十八日晴朝粥而發北行三十里飯于北倉亦順川地也北行三十里
踰麻田嶺入德川地兩山挾路江水行其中右挾江北行二十里渡前
江入德川郡宿近民堂
二十九日朝晴晚陰刑鄉人康允咸以其父武斷年老督刑其子朝
粥而發北行五里踰直踰嶺又北行二十里入新倉寧遠守来見
先歸德川守辭歸朝飯而發東行十五里渡古城江寧遠界也
左挾江水東北行二十里入德川郡次于近民堂終日所行亦兩山
挾路水行其中是之絶嶮而猶或有小開處差勝於永春路也魚

川察訪吳尚顯以夫馬差貸来見仍偕行
三十日晴朝食而發南行二十里踰頭老浦嶺入孟山界又南行
二十五里入孟山北倉縣監李厚坤来待今行四十餘里亦是絶峡
中火而發又南行二十五里入孟山次于鉄城館

九月癸巳朔

初一日陰黎明行望　闕礼本官及奥川及龍淵别將同叅是朝
刑本縣座首朴民正以前官時受賂復設新鄉事也刑前中軍方
再春以委爲中軍乞米銭於民間事也刑邑内巫女以前官時出
入内衙捧賂濁乱事也朝食而發南行二十里踰梅峴嶺復入順
川界南行三十里復入北倉中火郡守金徽柱仍留支待中火而發
南行二十里踰廣峴又行五里宿假倉

初二日風朝明而發順川倅辭退南行四十里入成川界又南行十里入漆田倉今行五十里行路甚坦夷府使尹復渊来待先歸自入成川界十里之間開野頗廣始少炎氣大川緣路山巖往往多奇村閭亦多富宗未及漆田數里赤壁臨流開野曠平若在畿湖之間則必多有勢家園亭也中火而發南行四十里到沸流江邊府使以慈城無營將領率大旗幟出待于五里程遂渡江入降仙樓府使甲冑以軍礼見受諸將校軍礼雲山前守鄭忠彦交代而歷路歷入相見以明丿試官之無人挽置仍設妓樂主倅及鄭雲山同參魚川察訪吳尚顯以夫馬差貟来見同參金林川光進將遊香山適到旅店邀来同席夜深而罷宿于畄公観乘兒與光輔昨自營中先来以待矣此地亦是丁巳冬所見而其時降公則被

災未及重建只有留公観十二欄今見公樓中間重建又災而改
搆高大侈麗儘國中第一樓観也江東倅金徽柱来見先故
初三日設白日場于樓下魚川及鄭忠彦爲考官又設武士試射于
別處日暮出榜用詩賦各二十人設宴于樓上宴罷本州宗人尹
台明学心學洙世與鑛学大德亨學海譓昶学舜讓暉沃陽德
宗人尹相老士裕鳳柱祥原宗人尹師瞻鳴殷来見饋以宴床而罷
宿留公観○初三日封 誕日箋文寧遠郡守爲差員
初四日晴飯後乘舟溯流至天柱峯下主倅及魚川及金林川同之
回船至公樓下別諸人仍爲發行西南行四十五里入江東界又行
五里入江東次于吳洲館
初五日晴黎明而發西行二十里至閲波亭下乘舟順流而西戌

川劍妓鶴背月彩雲鳳從成川吹玉笛彈稽琴者及江東皷
笙亦從西行四十里毋中喫午飯江東支供也行十里入平壤界
南京村庶尹於昨日出來宿留而待毋中進茶啖換騎平
壤小官船又行四十里至酒岩換騎大官船留營裨將及營府
妓樂皆來相迎又行十里初昏到大同門外中軍率大旗幟出迎
而病甚不得行軍禮矣入營中館處于澄清軒

初六日封 崇祥宮加上謚箋文嘉山郡守趙毅鎮爲差貟餞于鍊光亭

初八日内行奉 祠宇至朝出迎于栽松院慶兒及庶叔陪來

十五日晴發北巡裨將柳𤏲金載明具壽漢從盃兒爲觀香山隨
行奴子再貴營吏李長煥金春元通引金宗澤執事康兢容馬
頭李福啓書朴弘老從大同察訪以夫馬差貟陪行日出而發行

出普通门北行五十里抵順安次于安定館縣令尹文東在入内衙拜内
從姊喫午飯還官次即發北行六十里抵肅川次于肅寧館府使李
箓在永柔縣令安州牧使来見即還
十六日晴早朝刑本官人金益秋起秋兄弟以其奪從祖母田土而驅逐
其從祖母也移囚安州早食而發北行六十里抵安州兵使李仁康虞
候金光泰率大旗幟俱甲胄出迎于五里程外城平安门外以令旗開
門由平安门入内城清南门開座于安陵館麗大廳親受兵使　延命
兵使以下諸將校以軍禮現謁因留宿館中兵使將以今日發巡故使之
先退博川郡守田光瀛定州牧使李廷壽寧邊府使李國賢郭山郡
守閔永喆魚川察訪来見
十七日晴早朝開座于百祥樓設白日張大同魚川兩督郵為試官

使虞候及柳㸌試武士乘火析榜用賦十四詩十六呼中宴罷還宿
于館所
十八日風朝食而發由東門北行十里渡䟽鑾府使随来辭皈于彼岸
行十里歷見獨山車生學模西北行四十里抵博川宿于博陵館郡守
已爲来待矣龜城府使尹㦤復泰川縣監金處升来見
十九日朝風晚止平明發行東行六十里抵寧邊由玄武門入行七里許
入次于望美軒乃府使所居而新構極敞麗也府使率大旗幟出迎
五里程入次除軍祀府使以戎服入現府居四山周圍因山築城周回三十
八里所謂鐵甕城也平曠開野城内又有中城三處以府城廣濶緩急難
或失守分兵入據之計也午餉將見藥山東臺西行五里許入中城門
城内有水國寺内有修繕倉左有雲山倉右有价川倉後有本府西倉

南山倉矣以肩輿緣崖而行三里許有天柱寺小坐望月樓無可观復行三里許出北小门以水鉄作门楣入東角门登東臺〻在府西而曰東臺者臺在古邑撫州之東故称曰東臺云疊石天成有若人作上可坐数十人臨登則西極大海東盡府東城北眺数十里九龍江水逶迤于臺下東畔復見近地諸山或蜿蜒若蛇蚓之屈曲或突兀如衆塚之累〻皆在眼底矣由臺之西路而行一里餘到棲雲寺坐隱清樓勝於天柱而樓之東南有第一峯頗奇壮復南行数里許登將臺柱以水鉄鑄成五楪三间其下有本府軍器庫其中多有毛文龍旧器云耳還從中城门出行至邑内歴入六勝亭〻在池中由木橋入方塘之内前有二島名曰文武島有樹木亭〻在闤闠之中而頗幽静可愛也秉火而還宿于望美軒

二十日晴朝食而發北行六十里午後抵雲山次于樹勳堂是本官改

堂而前倅鄭彦忠曰旧新首頗淨楚邑居回抱平穩無炭意主倅曹
潤根在宣川府使柳鎮說来見翔州府使權栻昌城府使李邦緯碧
潼郡守洪和輔来待延　命
二十一日晴乘火而發東行六十里抵開平驛寧邊地而魚川察訪居所也四
山圍繞開野甚廣可合置邑自寧邊支供飯後登四絶亭〻在郵館之
北而四面通望一帶長川圍繞其下閭閻棊鋪於眼底絶勝於敀山之淡
〻亭也前發東北行十里餘踰越林嶺復行五里餘舟渡越林江又
東北行十里許入香山洞口兩岸挾路樹木蔽山丹葉已變黄一條清流
〻出兩山之間緣行五里許有數間空亭扁曰尋真僧人持肩輿来待
捨轎而輿復行五里許抵普賢寺日方下晡矣召僧問古蹟西山大師曰
本師行時所用應器（漆木器三）玉匙琉璃盃菩提葉扇錦袈裟〻〻鉤紐念珠

手筆懶翁六環杖葛布袈裟惟政日本往来時所用金鑄玉鷺玉帶錢琥珀扇墜毛緞僧巾李如松所贈西山挪鼓小磬共四浿往復書佛牙一介暮宿觀音殿普賢正堂之西別室也本寺年前被火新創終數年殿宇頗精麗

二十二日陰早食乘籃輿由西麓而上行一里許有西浮屠菴浮屠數十羅列菴後又行七八里有瀑名臺下水落處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坐石瀨留濯手奏樂行盃娵妓張舞地狹殊不便於轉旋也又行百餘步有幾百丈大石當道石勢差斜偃雖不峻絕猶難着足垂鉄索十餘丈者三處攀援而上有岩名引虎臺坐臺上見臺之東有石壁百餘尺削立勢若開屏下有盘石平鋪瀑流從壁上注下盘石受水處穿而成潭僧言其深不可量云所謂龍湫瀑也時值久旱水勢甚弱可欠體勢則甚

奇麗此為香山第一佳處此瀑之源来自法王峯絶頂至上院菴後分為散珠瀑天紳瀑會于菴前為龍淵瀑流為臺下瀑也上有菴名上院菴登坐四山周匝黃葉滿山雖無通爽之觀景色甚佳菴内只首座僧面壁而坐又有一沙彌同在僧言十餘年前宋掌令能祥夏月入山喜居此菴一日使人往大寺烹狗而来居僧苦諫不聽竟殺狗作羹而來喫之少頃如厠而回未及升堂昏仆庭畔血出七竅而死即舁下大寺是夜大雷電以雨其吐血染地處皆攫其土成臼其靈驗如此俗人如欲留宿菴中則須食素淨身然後方能安過云菴之左數十步有石特立有若覆瓮而上銳高可數十丈上頭有三株松封名曰龍角石見之頗奇壯而遊客題名鐫鑿殆無空隙佳石病矣可歎東行五里許有佛影臺有小菴六七僧人居之臨臺俯視不知其幾十丈又行五里許有祖院菴退溪

筆也菴之左有西山泗溟影臺喫午飯于菴中欲觀檀君臺牛足
臺等處日勢已晚厨傳有弊不可曠日留連遂向內院菴行十里許到
菴中菴之前無異觀菴之後峯巒蒼壁甚奇秀矣仍還普賢寺日欲
沒矣又宿觀音殿
二十三日晴朝發南行三十里中火杏亭寧邊地也又南行三十里
宿東來亦寧邊地府使出待相見境內香嶺居隱士張琳
久仰其名中爲見吉夫揩適來站上夜出見
二十四日自朝至晡雨朝發南行十里遇雨冒雨行四十里中火于梨木院
价川守來待先故飯後乃行冒雨西南行四十里至价川次于東軒 毓祥宮
加上諡號陳 賀行於十五日頒 教差員來到于巡所
二十五日朝晴放本郡在囚吏奴十餘人因前官時事五朔在囚者也飯

後發行南行五十里抵慈山次于館中府使許寔在

二十六日朝發南行四十里中火于軍砲院平壤支待道中遇風雪中火而發又南行四十五里還營道上又遇風雪

二十七日尼山庶叔母以今十 日喪逝二十四日訃至于巡所今日行成服

二十八日送大婦及孫兒室家廉兒亭玄孫亦同歸

十月壬戌朔

初二日封 賀箋慈山府使許寔爲差員本月廿二日 聖上彰義宮甚日乃 聖上卒世年承繼月日也 世孫請賀 上許之召羣臣賀乎 然在先外方追上賀箋也今日封箋

初四日設白日場庶尹及順安爲試官是日頒 教差員來

初七日設右營武士都試于練武亭肅川府使李宷中和府使

李仁彬爲繕官二日後肅川病辭順川郡守金衡柱代之十二

日畢試

十八日封辭疏七月從容與拜 特除錦伯以同坐而藩私義

不安也

伏以臣年衰才短百無肖似西門重寄本非所堪而辭巽之言徒啓例

讓罔戲之情竟未仰暴黽勉冒赴居然半年于茲耳顧不能行一政革

一弊以答 鴻恩之萬一一味尸素徒縻厚廩循省愧恧如負大何擬

於秋事粗了之後冒陳血懇仰冀 仁天之曲遂乃者臣之從弟臣東

晳又膺湖藩之 命臣忱爲驚愕一倍懍恐歷累日而不敢寧處

也噫臣家世孤寒非有勢辨力望之挾而僥倖遭逢偏蒙 拂拭之

恩年來叨竊崇踰涯分匪才濫盈已多負乘之懼衰門驟盛亦切滿

盈之戒至若同堂弟兄之一時兩藩近年所無在私義尤有所萬萬不
自安者其不容並據之狀不待臣之自言　朝廷之上似亦有公議而一新
一舊久近有殊則臣之當遞理尤較然況臣情勢之外賤疾無劇素
患痰眩之症越加於原濕撼頓之餘神氣短弱食飲減少外而頭目暈
動如轉車輪內而精識迷憒若墮烟霧往往閉衙昏頓不省四到簿牘
間多委滯證形日漸沉痼若不及今解還遞任便調息則實不無性命
之慮茲敢畢瀝衷懇遥瀆　宸嚴伏乞　聖慈俯諒臣情病實狀
亟賜變通以幸公私千萬至願臣無任屏營冀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自古西北帶馬有此辭免而今卿撕捱其涉太過莫重藩
任宣可數遞欲諭賜答卿勿過辭察任 二十一日批下二十四日朝下來

二十日晴朝上將臺出城操中軍抄啓別善過慶還未
及第評事李邦喆爲中軍前營將祥原郡守李潤禧
左營將三登縣監申大季中營將平壤庶尹申光勉右
營將江西縣令李冑永後營將殷山縣監李樂培來
集松濯亭
二十四日朝後左右武士者試于操練亭龍岡縣監鄭信達
江東縣監金徽柱爲試官
二十八日領 敎旨賁至迎江頭今月二十二日 特敎追上
崇陵尊號奉世室世孫又請 大殿尊號許之即日先行賀
禮親製敎文頒中外追上顯宗大王徽號曰昭休衍慶敦篤綏
成明聖王后曰禧仁 大殿尊號曰誠敬達道泰和壽寧

貞聖王后曰恭翼　中宮殿曰睿懮後　大殿尊号改以　大成

廣運開泰基永

十一月壬辰朔

初一日與庶尹及新中軍觀放鷹于府北三十里廣法寺以軍眼騎馬獵夫五六人臂鷹牽犬砲手十數人從由長慶門出若將有獲到廣法洞口設幕高阜而坐縱獵夫半日未獲一雉砲手献山鳩野鴨數頭午後入寺中喫午飯晡時還

儀具頌雄

初八日家弟以冬至副使下来入處澄清軒光渼亦随来

初九日上使順義君烜書狀李校理致中到府

初十日與弟往練光亭上使館次行查對

十一日設餞與弟往練光亭餞使行○大兒於初四改末擬副率受

点今朝趂陳 賀還京○封 賀箋于宣化堂
十二日上使書狀来見發行○十三日朝副使發去○大陵河主人三人處各
寄鄉紬一疋油扇二柄孔翰林廣森[許]追次昨年中秋韵二首寄之求西漢帖○澄清軒壁上
有二宋詩板壬子年間宋判書眞明按營時其伯氏宋判書成明以伴送使歸路留
四日而作也次其韵續揭

追和翰苑中秋韵奉寄孔學士公案

聖門詩禮典形繁妙歲英才孰輕軒謦蔚詞林雲闢路骨清秋水月盈盆華藤尚
感神毫灑旅館應憐使節鬢消息經年阿弟忝各天心事海鴻呑 宿習臨池玩鳥蟲
嗜書還甚嗜嘉松西京古刻多琊帖遼海新春寄驛筒摹得銀鉤藏變化裝成玉軸見玲
瓏来時寶氣搏桑下毎夜晴虹貫月紅
家弟以冬至副使過此留四日而忝遊宦相値固寄矣而人生聚散之無常亦足感唏壁上有二宋詩
板吾兄弟今日事正相類故次韵續揭非爲詩也聊以備湏上一故事云爾

見君元不貴經營使我仍知刺史榮虛館生譁欣叙澗桒门補

盤擲持盈依依短燭三更語惻惻殘年萬里情料得春來塘艸夢長隨征僑

過秦城 壬辰至月中浣視察使尹東暹 隙戰行幢烟一營宋家前跡又新榮共愁擊柝寒更盡不畏衝寒凍

雪盈須識奇緣元聖涯敢將苦語惱離情佳人莫唱陽關曲此日吾城是洛城 冬至副使尹東昇

十六日封冬至 箋文德川郡守李萱爲差員○二十日出西教場行入防軍合操

二十五日行忌祀○十八日上 尊號行陳 賀今日須 教差員至出迎江頭

二十六日光濩光垂兩兒還京○二十九日行忌祀

十二月辛酉朔

初十日封 殿最都事未差自書是日又封辭章

中軍 邉慶遇 日淺

平壤庶尹 申光勉 不求近譽民自以安 上

義州府尹 李敬懋 才優志勵政擧民悅 上

寧邊大都護府使 李國賢 上

安州牧使 鄭克濟 人自周通政又鍊熟 上

定州牧使 李廷壽 吏權宜抑治法則熟 上

江界都護府使 柳爀 田政蔘稅俱能善了 上

宣川都護府使 柳鎮說 上

成川都護府使 閔百順 日淺

昌城都護府使 李邦緯 上

朔州都護府使 權拭 上

肅川都護府使 李筞 上

龜城都護府使 尹夔復 上

龍川都護府使 南舜喆 上

中和都護府使 李仁彬 少年專城盡勉綜察 中

三和都護府使 閔惠洙 改務寬平民頌蠲恤 上

鐵山都護府使 閔光晋 上

慈山都護府使 許 寔 上

咸從都護府使 田文顯 勵精不怠銳意蘇殘 上

理山都護府使 白東毅 弊承叢遝理仵熟手 上

价川郡守 李繼興 初政綜鍊譽言播聞 上

嘉山郡守 趙毅鎮 上

熈川郡守 尹文淵 偏任宜察惠政則有 上

郭山郡守 閔永喆 上

雲山郡守 曹潤根 戢吏綏民治得其要 上

博川郡守 徐好進 上

渭原郡守 鄭肅良 上

寧遠郡守 朴長濡 民亡不聞餘政何論 下

碧潼郡守 洪和輔 上

德川郡守 李萱 上

祥原郡守 李潤禧 上

順川郡守 金衡柱 安詳做去庶務無曠 上

龍岡縣令 鄭信達 聽訟無斁捧糴有譽 上

永柔縣令 權燮性 上

甑山縣令 李樂培 上

順安縣令 尹文東 上

三登縣令 申大年 上

江西縣令 李胄永 上

江東縣監 金徽柱 一遵前政不勞而善 上

陽德縣監 吳載徽 地僻務簡謹拙何妨 上

孟山縣監 李厚坤 吏糴民歛宜加核察 中

慈川縣監 金處弁 糴民稱善操率誦惠 上

殷山縣監 元啓弘 糴政頗善倉弊可釐 上

大同道察訪 蔡廷夏 勤以奉職 上

魚川道察訪 吳尚顕 多質有文 上

兼清北教養官 吳尚顕 課考不怠 上

崇靈殿叅奉 朴大勳 直守惟謹 上

崇靈殿叅奉

老江鎮水軍僉節制使 金命魯 上

宣沙浦鎮水軍僉節制使 陳喆輝 新到無聞方来且觀 上

廣梁鎮水軍僉節制使 朴道文 上

慈母山城別将 金振昌 上

黃龍山城別将 梁文彩 到鎮屬耳毁譽未著 上

城山鎮別将 趙正夏 上

保山鎮召募別将 崔世垕 上

龍淵鎮別将 趙正蘭 日淺

金城鎮別将 高翼相 日淺

壬海鎮別將　申極良　人固精詳足以了事　上
審　藥　李思得　純謹可尚　上
撿　律　韓德良　考律頗精　上
平壤府譯學訓導
安州牧譯學訓導　趙箕鼎　上
義州府譯學訓導　丁履恭　上
宣川防營譯學訓導　朴亮漢　姑無闕事　上
江界防營譯學訓導　卞相晉　足以任職　上

上疏

伏以　先烈燭揚而　聖孝深光　顯冊登而輿情普歡　縟儀既舉
邦慶維新臣頑迹滯閫外莫效微誠於呼嵩之列惟有南望攢

手遥献如岡之祝而已仍念臣義在當遞病亦難强猥陳至懇冀
蒙 諒處 聖批靳許諭以太過一味苟縻變通無期臣誠狼狽失
啚罔知攸處噫私義一欵向已畧暴此非臣曲嫵之言寔公議之所同
則在臣自處之道其不可諉以格例之外而晏然也亦明矣然官職去就
猶屬身外之事姑且引伏以俟 處分容或可也而最是目下病狀
寔係悶急有不容緩辭者 蓋臣自經燕中危域之後形軀僅完精
血都耗神氣凡百迄未復旧識以衰年重傷不比少壯與處如常雖異
方病之時真元頓鑠便類篤老之人譬如老木枯株酷被風霜根植
徒存榮液已竭雖有膏澤無望滋華此其理勢之必然也矧當原
湿之餘又添霧露之感飲食全減眩運忒甚跨閱旬朔諸症越加藥
餌罔效曠瘝爲弊區區微喘固無足恤而其如五十州民事何哉

玆不得不忘冒僭猥復犯瀆撓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鑑諒亟許
鐫觧仍 命重論臣煩屑之誅使朝綱肅而微悃伸寔公私之大
幸也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
聞

平安監司尹 開拆 左副承旨趙

卿上送辭職上疏矣省疏具悉今者莫重邦慶可謂我國初有而
卿在藩任只封賀箋中夜惟卿所辞藩任初批旣諭心自謂曰西
北則若何云爾今聞領相所奏乃覺古有從兄弟爲西北藩者西
北猶然況西南乎決無許遞之理其所稱恙予知卿意其當命下
而批中有荅待重臣以例批下教政院此後復来其令只禀還下卿
勿辭察任焉事有

旨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時有疏章禁令初十日才觧禁而頭辭賀語亦有禁十三日疏本呈政院安知申兼濟於夕入侍奏曰箕伯又爲辭疏而有頭辭故不敢循例捧入矣　命持入知申讀奏三數行　上曰此事何如申領相晦曰古有從兄弟並按西北之例矣　上曰果然矣　命書疏批知申曰下有陳病矣　上曰其言病可知矣　命書批答　上曰昨年使行䟽差病而来可謂奇矣仍　教知申曰是後如或更来自政院直爲下送只禀達可也翌日又以承傳色　下教曰箕伯辭疏如復来直爲還送後禀之可也○初十日次對時讀箕伯放未放状　上曰兄弟異矣領曰大體畧同矣　上曰其弟則性剛矣領曰其兄亦性剛終日不言矣　上曰彼人亦知

兄弟入来乎領曰徐姓人其於鳳凰城皆知之矣讀錦伯狀 上曰其措語
與朗東作略同矣 上曰渠今年幾何領曰年不多而已老矣
十六日與府尹及中軍早出酒岩處槎魚陰又五十餘鑿
穴江氷手持長槍鋪薦而臥於穴傍目在水中而以衣覆
面見魚過水中則以槍刺之取之而有垂釣者釣者納二鯉
二鯽魚槍手納四鯉二鯽魚午乘酒馬還停碧岩夕飯
于永明寺乘月騎馬而下至大年角象之回坐練光亭
在深之意
十七日封正朝箋文順川郡守金念柱賚去